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祺藏

第二十四卷

梁敬帝　梁王詧

陳宣帝　凡十七年　丁亥至辛卯

第二十五卷

陳宣帝　陳後主　凡十二年　壬辰至癸卯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四

起乙亥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
六年○盡辛卯陳宣帝大建三年齊後主武平二年晉
武帝天和六年凡十七年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四國春正月梁

王詧始稱帝

集覽 詧楚黠反與察同

梁王詧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梁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書法 庚午魏嘗欲立詧為梁帝矣詧不肯帝立為梁王蕭繹既亡復使稱帝於是始稱故書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

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部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書法 書弗及何追咎梁主也忠力如王琳而遽之廣州是以弗及救也非譏琳乎十一月徵兵十二月而國亡其弗及宜矣於琳何譏焉則後梁亦梁喬也曷為書伐殺繹者魏也誉受魏立自琳視之則吾讎也琳有舊主之心焉故綱目書梁書伐所以勸義也終綱目救書不及三羊祜王琳是年齊遣兵惟王琳非譏辭

齊遣兵救江陵不及取梁郢州

齊主使清河王岳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舉州降之長史王珉不從殺之齊使儀同三司慕容儼成郢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

書法 書取郢州何罪齊也救人之難既不及矣又因以為利故罪之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二月梁王方智立

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大將軍

三月齊人兵梁東關

齊主先使邢子才詣建康與王僧辯書曰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三月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質實 貞陽縣名未詳沿革或疑即潯湯縣注見肅宗至德二年

魏免梁俘數千口

魏宇文泰得梁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賙親舊之為奴婢者泰問其故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為皁隸卻入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贖之耳泰乃悟

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數千口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帰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王僧辯遣使奏啓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乘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逺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築長城

齊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書法 齊於是再書長城矣

齊人歸郢州于梁

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乘間出擊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靴帶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逺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七月齊主伐柔然大破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書法 嘉改過也

東魏嘗罷道壇矣丙辰年於是復書以道士為沙門道教

佛教並廢者再僧道並廢者不久而隨復偏廢者自是而無聞焉則佛之惑人又甚於道矣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

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聚金帛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偽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霸先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頵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實

一統志云羅落南方之蠻名與羅共賊麼些共三種世居羅落兼巢州晉初內附中國

書法

淵明稱帝矣名淵明何不予其稱帝也僧辯中書監也殺不書官何不予其奉淵明也前書方智立此書立方智宜立之辭也方智則何以宜立繹子也與懿之子異矣故杜龕徐嗣徽輩皆書敗

發明

綱目前書齊遣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繼書梁王方智立齊人克東關其曰還梁稱帝者則見其淹恤于外不宜承統之意爾其曰以兵納之者則見梁人不受強以兵納之之意爾其曰梁王方智宜立之辭也方智則何以宜立繹子也與懿之子異矣故杜龕徐嗣徽輩皆書敗王方智立則見強暴不義脅以威力之意是皆不予齊克東關則見強暴不義脅以威力之意是皆不予齊人立淵明之詞也既而又書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曰奉淵明而不書奉其主書陳霸先殺僧辯廢淵明曰僧辯而不書其官曰淵明而不書梁主此其是非曲直較然明矣大淵明簫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宜君國子民繼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不道強脅以威王僧辯黨懼強暴之逼自當與霸先輩并謀脅力告以大義拒之境上毋使入踐國都褻瀆神器可也夫何謀之不臧既立方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為篡竊之資豈不深可惜哉綱目一書冉書如曰以方智為太子則以僧辯有餘於中姑為是以悅梁人如曰齊人歸鄖州則以齊人自知不義如以利而啗梁人其所以責僧辯責淵明責齊人

質

石頭城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江乘注同見上年

者具見於書法之間所謂有數事而一義者此類是也觀者要當合前後所書而察之則得其旨矣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十一月齊兵援之

初龕恃王僧辯之勢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擾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擾城拒守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棲將兵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留庾安都杜棲宿衛至義興援其水柵譙秦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亡就嗣徽以州入于齊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擾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令城中登陴閱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以書諭韋載載降霸先引與謀議卷

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擾姑孰又遣兵度糧馬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絶彼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自日可致霸先從之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於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集覽

蒼卜切

質實

一統志云長城晉之縣名屬吳興郡隋初省入烏程縣尋復置屬蘇州唐初屬湖州五代時吳越改為長興縣宋屬吉安州元陞為長興州本朝改為縣屬湖州府南豫州劉宋所置治歷陽縣梁末屬東魏北齊改為和州後周改為譙江郡隋初復置和州尋改為歷陽郡唐改為和州五代時屬南唐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本朝復為和州直隸京師

書法

叛而書援罪援者也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後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讒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辟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久之齊主無故斬辟氏藏首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於拌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十二月梁陳霸先及齊人戰敗之徐嗣徽任約奔齊

陳霸先帥諸軍攻徐嗣徽栅齊將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栅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還擾石頭霸先遣兵先擾要險嗣徽等不敢進頵浦口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齊莊方等之子也

質實

一統志云浦口在天府江浦縣東三十里由江北渡江南處今名浦子口渡

梁以陳寶應為晉安太守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至是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魏時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漢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時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集覽

嚈噠 注見武帝普通三年

青門 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

書法

書取何易辭也受人之寄而不能芘焉魏於是不足以國矣書曰取而殺之罪魏也

丙子 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陳蒨克吳興獲杜龕殺之 考異 攬上書太守杜龕叛梁陳蒨討之則此殺字當作誅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離隊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泰遂出降龕醉見殺王僧智與弟僧愔遂奔齊

梁遣兵擊侯瑱於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攬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於梁山以備之 集覽 湓城 古三苗國晉置江州又分置尋陽郡隋置江州移理湓城即今州城 梁山 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蛾眉山兩山對峙大江之東西東是又湓口注見晉安帝元興三年 梁山 統志云湓城晉之縣名屬廬江郡宋省之後復置改屬尋陽郡隋改為彭蠡縣後復為湓城縣唐初改為潯陽縣五代時南唐改為德化縣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九江府 梁山 即天門山也在太平府城西南三十里二山夾大江東曰傅望西曰梁山對峙如門亦名蛾眉山又名東梁山西梁山

書法 杜龕書叛書討瑱攬江州則曷為書擊瑱不附霸先非叛於梁也故據江州不書書擊侯瑱於湓城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徵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

書法 書侵何齊為叛援也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徵

考異 據前書徐嗣徵衆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則及宇當作誅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貝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稜樂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徵等列艦青墩以斷文育歸路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砰嗣徵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皃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徵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則十二騎突其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尽獲之齊軍殺馬馭以食至玄武湖西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朝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衆以荷葉米明蔣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徵斬以徇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或作俛兒塘地名在建康西幕府山在建康城西二十五里晉琅琊王初渡江時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因以名山懸鬲音曆見曲腳也番易輪番更易也蒨食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臨沂漢琅琊郡邑案琅琊今沂州是也有臨沂縣

集覽

方山輿地記曰方山在建康西葛玄煉丹之地孫盛晉春秋云方山在建康西青墩即青山也在太平州當塗東南三十里謝朓居此因改名謝公山砰梭萌反皃塘皃音俛字

質實

一統志云方山在應天府東南四十五里形如方印一名天印山秦鑿金陵山斷淮水此其所斷處也青墩即青山也在太平府城

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謝朓嘗築室於山南又名謝公山幕府山在應天府西北二十里俗名石灰山晉元帝所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此故名其上有仙人臺虎跑泉臨沂後魏之縣名屬琅琊郡以城臨沂水得名隋置臨沂縣改州為郯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郯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濟寧府後改屬兗州府

書法 杜龕嗣徽皆書叛矣殺之則曷為不書誅霸先父子不得而誅之也故止從蕭軼書殺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不受指麾琳遣將計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於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献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晉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內外肅然至於軍國机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袒露形躰街坐巷宿婁太后嘗以其酒狂舉杖擊之齊主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齊主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欲自歸彭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太后前自抱之齊主流涕請乃答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厠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又嘗持槊走馬以擬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嘉氏婦女不問親疎徃徃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鏤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齊主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齊主曰何謂也對曰國亡身殞所謂大苦齊主欲斬之既而捨之一日泣謂群臣曰黑獺不受我命柰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

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齊主即回綿賜之又嘗乘馬欲下峻岸道德攬轡回之齊主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齊主默然而止他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捕杖我道德杖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集曰弥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弥不及矣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軒之由此內外憯憯各懷怨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軒之由此內是以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少歷屯阨及得志有一饗之惠者必重報之讎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典選二十餘年以獎拔賢才為已任性復彊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集覽伏內注見唐高宗永徽二年伏下黑獺一字文泰小字『酣』『酣』『酣』『酣』耳及酣況昇及說文酣酒樂也酣酒醉怒也張晏曰中酒曰酣以酒為凶曰酗慘慘並音慘痛也

書法 築宮必書重民力也齊立七年用民多矣於是復大治宮室民何堪焉書曰大治罪齊也故自

明帝北嘗書罷之外魏書大營趙書大發民治宋書大修齊書大治皆罪之也終綱目宮室書太五詳永

平三年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梁以侯瑱為司空

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城新吳與相拒瑱悉衆攻之不克侯平發兵乘虛攻豫章瑱衆潰奔湓城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為司空

書法 於是瑱降其不書何不使瑱列於叛人也瑱不附霸先非叛梁也故據江州不書據降不書降

綱目之權衡審矣霸先自為司徒既書梁矣以侯瑱為司空則曷為再書梁殊瑱於霸先也不再書梁則以之者果霸先矣是故殊王冀於梁冀則再書以漢順帝永和元年殊孔融於荀彧則再書以漢獻帝建安元年殊佃夫於劉秉則再書宋壬子殊謝朏於蕭嶷則再書宋已未殊侯瑱於霸先則再書梁丙子殊

仁瞻於迸搆則丹書唐丁巳綱目之區別屢矣

八月魏陵州獠叛討平之

考異　此當書擊誤作討

魏江州刺史陸騰討陵州叛獠獠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伎樂於城下一面獠棄兵携妻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

齊主如晉陽

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齊主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黃門即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群臣不勝恐怖齊主乃集覽是連虜複姓後魏書官氏志是連氏改為連氏命勿殺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録尚書事○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宰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宰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無自散木杆從之與宰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清海歡宰勇決贍遺甚厚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至是北度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時年十五初泰北尚魏孝武妹馮翊公主生覺姚夫人生毓毓於諸子最長髮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未有言者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公何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扳刀而起泰起止之於是議定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護名位素卑至是輔政群公莫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堯必以殛鯀而興禹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服護問計於大司寇

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燕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拜群公亦拜於是衆議始定謚泰曰文公

書法 賀善贊曰泰自書統軍回進官皆書以既書弒其君脩則書自官者丹然綱目未絶之也丹敵高歡丹伐東魏一敗金墉一定長安綱目皆書其功其相魏也書作新制書求言書制禮樂書更權衡度量服制書除宮刑書作府兵書作九命九秩相望于冊至用蘇綽置行臺學直以泰書之其為太師大冢宰猶不書自也及其丹行廢弒則綱目丹其姓名重罪之矣泰之心跡暇瑜不相掩可也

十一月梁徵王琳爲司空不至○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未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公私煩費丁口減於疇昔守令倍於昔時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十二月魏太師覺自爲周公○梁以周迪爲臨川內史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之而去續尋為部將所殺其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梁朝以為臨川內史時民遭亂皆棄農業群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絶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接繩破殘旁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人皆附之

齊築長城

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書法 自秦書築長城越六百二十七年而魏一書宋癸亥又百二十年而東魏一書梁癸亥至是齊五年間而三書壬申乙亥是年前後凡三千餘里丁丑築重城四百里不與焉而又大治宮室不與焉又大興土木用民如此齊亡已後矣

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廢魏主爲宋公宇文護自爲大司馬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公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爲文王姚爲文后封魏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大司馬爲大傅大家宰獨孤信爲太保太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考異 周上溯魏宇文

發明 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不失矣自簒竊相尋權臣擅命其來已非一日今宇文方當得國之初而讓已專大柄故綱目書其自爲大司馬於稱天王廢魏主之下所謂如響應聲如影隨形其逆彌甚其失彌速者也考之分注是時李弼趙貴獨孤信爲太師太傅太保之尊皆不復書而獨書護者著其專國制命且以見簒魏之舉實護爲之也然護既專國乃反居諸人之下何哉大司馬總統六軍護欲專兵柄威制中外是以捨彼取此固非辭尊居卑燕退自將者然則人主欲權歸公室其必先正其本施諸已而不頗亦勿施諸人可也綱目書此其所以爲後世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周主祀圜丘定郊廟之制

考異 主當作王據武成元年書周王始稱帝則此不當書

爲主

周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莫那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乃用鄭玄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集覽 三丘謂圜丘方丘也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吐谷渾寇周

考異 按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此時中國無統當書吐谷渾侵周誤作寇

考證 寇當作入

吐谷渾攻凉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鈔掠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數日聞至果如其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

勃起兵於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敦為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

書法 王琳書不至蕭勃書起兵蓋於是霸先不臣之跡不可掩矣故使周文育止書擊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快快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

發明 宇文傚周而建官其名是也然以司馬而殺冢宰之罪則又不言六官之長周豈有是哉若護專殺無君之罪則自見矣

梁丞相霸先使周文育擊蕭勃獲其將歐陽頠傳泰勃為其下所殺

歐陽頠出南康屯菩竹灘傳泰據蹉口城余孝頃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𣰰至城下曇朗敗走法𣰰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以歸周文育於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道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頠及蕭敦傳泰余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頠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蹉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敦孝頃退走軍聞之恟懼遂殺勃

質實 一統志云巴山梁之郡名治巴山縣隋初廢之故城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南三十里

書法 霸先使何勃之起兵以霸先也於是書使凡書使非君命也故書擊不書討書殺不書誅據魏

鄭儼為部下所殺綱目書伏誅

集覽 蹉口城名在南康之北蹉音隻案南康今贛州是

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發明 護前日自為大司馬蓋欲專制兵權也今乃自為大冢宰亦豈釋去其權耶自宇文泰相魏立

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泰卒皆授護處分前日簒國之始姑欲柄有所歸今既中外已定所以進居天官之尊而兵柄則未嘗去手也考之通鑑是時同進位者凡五人綱目皆不書而獨書護者正以著其專國無君之罪而誅之也

○周冢宰護弒中山王

考異 提要中山王作宋公據上文書廢魏主爲宋公合從提要

謚曰魏恭帝

書法 中山王何魏恭帝也弒廢主必書簒君此其書弒書人者二齊王周冢宰護弒中山王

發明 歷代廢弒皆以簒君書之獨此帰獄於其臣者世變爲愈下矣是時軍國大權皆出護手故不得不以實書之

三月周冢宰護殺趙公獨孤信○夏四月梁鑄四柱錢禁細錢

四柱錢當二十

梁復以歐陽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之

考異 據上書蕭勃起兵廣州則此當書擊不當書討

初周文育送歐陽頠傳泰于建康陳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多設船艦來水而陳霸先遣侯安都勒周文育擊之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水陸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霸先以頠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廣州書擊此其書討何以頠者梁也巴克始興頠至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書法 周文育討廣州書擊此其書討何以頠有舊則曷爲書梁以頠賢也不書霸先與頠有舊則曷爲書梁以頠賢也不書霸先之私累頠也

六月梁丞相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書法 霸先遣何琳將攻霸先也故書擊不書討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對曰王行志土功不時蝗龜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歐之擢其髮以溷汙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之也

書法 于王琳何琳請之也故書美之

九月梁丞相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周冢宰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

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久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謀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頹陛下早圖之王以爲然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乃出植於外以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密謀刻日誅護光洛又以告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執鳳等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鄉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誅時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既至護欲金之以植付遠使自誅之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將植謁護護令略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弒略陽公黜其后元氏爲尼寧都公至郎天王位

集覽 司會禮天官司會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都鄙八法八則之貳以逆

官府之治注會古外反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軍司馬將軍屬官秩百石宮伯禮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書法 不書廢何尋弒也殺乙弗等不書書遠遠忠也遠死而後覺弒曷爲先書弒君先書弒君所以成遠之忠也終綱目君弒大臣書及二而已宋袁淑等周李遠

冬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爲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爲江陰王

梁主禪位于陳陳主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儈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爲江陰王

集覽 分受分扶問反

書法 書稱皇帝多矣未有書遂稱者此其書遂何遽也進爵爲王隨稱皇帝前乎此無是也故異之

終綱目稱皇帝書遂者一而已

陳以蔡景歷爲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

質實 一統志云蔣帝廟在應天府西北七里鷄鳴山之陽舊在蔣山西

書法 宋罷祠蔣子文以下嘗去之矣自昭業始升爲帝於是又親祠之然則曷爲不書親祠則其爲親祠可知矣陳主初得天下德其私佑汲汲於此故書譏之

○陳置刪定郎治律令○周祔太祖於太廟

七廟共用一太牢始祖薦首餘皆骨躰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

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因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長江

【誤】沌口今按沌水出江夏入江音遯

【集覽】其地曰沌陽案安陸今德安府是

【質實】一統志云沌口即汚口也汚口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今名沌口劉澄之山水記汚口古滄浪水世傳屈原遇漁父作歌即此處

【書法】於是梁亡矣是故韓雖亡良梁雖亡亦王琳有復讎之志則復書梁王琳陳叔慎有復讎之志則復書陳叔慎綱目之勸義也深切矣

【發明】是時梁已亡而王琳猶係之梁者逐其不忘本朝之志不絕之於梁也後書梁王琳梁丞相淋其義皆然

陳以蕭乾爲建安太守

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爲建安太守

【集覽】砦籬落也宇與寨通

周以令狐整爲豐州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帥固以州降魏魏以爲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憲中大夫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於是除整刺史徙固湖州整遷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頑留爲整左右整悉遣之而去

【集覽】興州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豐州注同上年武當注同上年

齊人築重城

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東至鳴瓠成凡四百餘里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齊主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爲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殲吾甚憂之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見聽否或密以白齊主齊主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於羣處召楊愔譏其不主所宜又於羣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惡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土渙皆盛以鐵籠實於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集覽 溲穢 溲本作瀡音踈

發明 前書齊大治宮室而載其惡於分注之下至是又書幽其弟浚渙於地牢越明年殺之惡愈肆而禍愈慘矣即綱目之所書驗分注之所述殘酷忍雲無復人理世無牧野之君安得取高洋之首而垂之太白之旗乎

戊寅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

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遣使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也於白水浦以魯悉達爲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爲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俱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余孝頊遣說琳曰周迪黃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頊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頊總督三將也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

書法 書伐何陳篡也故自是梁加於陳書伐陳加於梁書攻

周宇文護自爲太師○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賢雲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皐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消難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絶但聞擊柝聲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先歸忠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懶惰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柝吐各反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注兩木相擊以行夜也春秋傳曰魯

集覽 擊柝禮天官宮正夕擊柝而比之注夕莫

擊柝聞於鄰

書法 先是東人入西不書救於是始書周齊皆篡也非魏世比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謚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書法 佛氏惡殺貴施霸先方弒其主復何以捨身爲哉綱目比而書之深譏之也終綱目書捨身四梁武帝三陳後主一舍是無書捨身者矣

發明 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之所親目而又尋其覆轍愚謬若此抑又不足道矣書之于冊亦可愧哉

○梁丞相琳伐臨川不克

余孝頊等連入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頊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頊不協黃法𣰰等救之分兵攻孝頊別城猛等不救而沒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頊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書法 丞相琳何成莊之為梁主也故書伐臨川周迪自梁世為內史曷為不書伐迪書臨川方是時梁土皆為陳境琳以迪不附陳故伐之而迪不從陳者也綱目書陳臨川則臨川未為陳書伐周迪則迪無辭可伐故止書伐臨川於是迪懼請盟而琳將尋看迪因追擊盡擒之則大敗矣綱目予琳以義故止以不克書之

秋八月陳侯安都周文育自湓城逃歸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等賂守者得上岸步投陳軍陳主宥之復其本官

梁丞相琳歸于湘州

陳主遣謝哲徃諭王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

冬齊以常山王演録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酒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酒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大怒疑演假辭於晞欲殺之演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齊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齊主不知所為數徃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晞流涕曰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還為王友及演録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絶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吾豈可以前逢一怒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一旦構至柰家業何演歎歎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嚢韝之遊遍於宗戚唯至常山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自幼温裕開朗禮士好學開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以其

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杜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傳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囚立其上或燒車缸使以臂貫之唯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集覽 沈酒 書亂征曰沈亂于酒注沈酒

色齊同角力角鬪也辭九辯曰負左右之戰兩兩相當以力相觸而戲

車缸車昌遮反缸古雙反轂鐵也

耿介楚辭庵集註云耿介剛勇之意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傜役萬計肅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渙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齊主遂以浚渙妃賜左右之殺浚渙者及齊主姐常山王演為政乃收葬之令妃還第

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集覽 高涼郡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時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聘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

質實 一統志云陽春梁之郡名治陽春縣隋平陳廢郡以縣屬高州唐於縣置春州宋廢州以縣屬南恩州元仍舊本朝州廢以縣屬肇慶府

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

春正月周王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改都督為總管○夏四月齊主殺其滕州刺史杜弼

書法 護專也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酒遣使斬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崔暹卒齊主親徃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徃省之乃手斬其妻懷首牆外

閏月周更定曆○齊主殺其僕射高德政

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大德政懼稱疾愔曰若用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

周令有司毋得糾赦前事

周主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庫廐神廩與海內毋共若有侵盜唯經赦免罪徵備如法

書法 録善政也故特書之

周人敗吐谷渾置洮州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

五月朔日食○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絶食而死

陳豫章內史熊曇朗殺周文育

周文育周迪共討余孝頃之子公飏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王琳遣其將曹慶攻迪敗之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殺文育而併其衆周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齊取梁北江州刺史魯悉達奔陳

集覽 北江州 注見梁武帝大清三年南陵

魯悉遣部將引齊軍入城
悉遣帥壺下數千人降陳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群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一以為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政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擁有山東未易猝制警猶碁刼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集覽 碁刼碁槨蒲之子也刼圍碁之訣也

周王賜虞士韋夐虢逍遥公徵魏將軍寇儁入見

夐孝寬之兄也志尚恭儉尤厚虢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夐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

儁少有學行家人嘗市賣物多得綿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集覽 夐休正反顏師古曰又音覽與素以為絢艹同音

書法

孟嘗君書齊號而已此書周王何予周王也虞士賜號韋夐一人而已矣終綱目臣子書賜號

九詳周顯王四十八年惟韋夐郭子儀無譏焉

陳侯宴都敗梁師于左里

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及殂子昌婬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於

左里 城名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陳主

南皖侯都軍還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群臣奉王嗣位王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

質實 一統志云山口鎮即皖口也在安慶府懷寧縣西一十里

書法 賀善贊曰霸先之初進官書以者三叛亂書討景景亡走吳蓋予之變丹予以討至書其功曰擊敗侯亦以自進為文然後蕭勃得書起兵而王琳得書伐以至書廢書弒辭義凜然矣若其稱皇帝書遂則又自網目以來未之有也

正誤 南皖今安南皖口皖水入江之口也在舒州山口鎮皖戶柘反

齊主臧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唯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景安姓高氏胡氏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后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發明 前書殺魏宗室此書臧元氏族高洋之惡亦慘矣然又有自覆其族如元韶元景安之徒者是豈可以人倫論耶他時高氏亦不免殄臧於他人之手殺戮相尋無有紀極可哀也哉

秋八月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集覽 沿革 沿余專反因襲也華更改也

書法 書始何稱周王三年矣於是始稱故書始

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遺詔輔政十月殂於晉陽群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書法 賀善贊曰高洋篡弒以來書親伐五書大治宮室一書築長城三築四城于洛陽一築重城一用民多矣而又書殺十而斗書齊主者九蓋無一善可紀焉若其淫酗肆虐則任汝慎勿殺也

十一月梁丞相琳敗陳師于湓城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 集覽 瑒 杖梗反又丑亮反 大雷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湓須口 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 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陳主封子伯茂為始興王

初高祖追封兄道譚為始興王以頊在長安本宗乏饗徙封頊為安成王而以伯茂為始興王

書法 封子未有書主者此其書何予陳主也是可謂知重本矣可謂能與權矣終綱目封子書主五是年庚午蜀宗裕癸丑周郭榮已未周宗訓唐從嘉伯茂郭榮宗訓皆予辭

周以安成公憲為益州總管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問諸子誰可往者皆不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至是以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人悅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入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

王琳至湘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宇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暘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齊樊猛及其兄殷帥部曲降陳艦拍謂拍竿也然拍竿之為用未究其詳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人梁人侵陳陳吳明徹先以小艦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部曲索隱口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綱目改作反合如字讀

書法 奔矣書梁主何成之為梁君也綱目書以稱帝則成之為君曷為成之成莊所以五惟梁主莊則成之為梁君也綱目書以稱帝

集覽 風反為反當讀作平聲別本反作翻拍擊也 琳

正誤 風反為瑱用今按通鑑本文反作翻

齊太傳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演出歸第或謂之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何宜屢出邪中山太守陽休之謂演演不見休之謂王睎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睎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家祚亦何以處我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睎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睎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齊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五千兵

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與楊愔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願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殴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願願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不從歸彥久為領軍軍士服之皆弛伏休寧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集覽

朝夕先後 謂旦暮常親近也左傳襄二十八年執寇戈而先後之注寇戈親近兵仗也先息薦反音線詩大雅予曰有先後注相道前後曰先後蘇薦反復辟注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可朱渾虜三字姓留使豈不佳邪謂留楊愔聽使令豈不好也漢老嫗李太后漢人也故云

誤

朝夕先後 今按先後只作如字讀謂演當朝夕在齊主之前後也

正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頊在長安屢請之於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於是陳主遂以昌為衡陽王

三月齊丞相常山王演如晉陽

演如晉陽謂王晞曰不用鄉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筭[胡氏曰]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奸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天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逮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梁郢州刺史孫瑒降陳

周軍初至郢州得其外城遂攻內城燒其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死戰周人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脩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周人聞陳兵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乃以州降陳王琳之東下也陳主徵南州兵周迪黃法𣰰赴之敗績朗走中路迪等圍之及琳敗曇朗走死

飲食

陳主殺其弟衡陽王昌

陳衡陽王昌濟江侯安都中流憤之使以溺告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於周

夏四月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餹餻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邕即位邕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集覽】餹餻餹音唐餳窓也餻都回反圓餅也介第左傳襄二十六年楚伯州犁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注介大也

【書法】護於是日書冢宰何護之舉泰所教也貶削在泰則護不足道矣

【發明】昔晉大夫迎亡悼公公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諸大夫聽命而後悼公乃立夫所謂君者固將出令者也擅賞罰能利害舉一國之政悉宰制於其手若是始謂之君不然則失其所以為君矣自拓跋乖亂宇文泰總握大權繼以其子廢魏自立然軍國之政悉歸於護雖剛果如覺明敏如毓未能有所施為即已罹其禍酷以一國之大臣民之衆曾無一人可否其間積習生常彼固自以為法應如此況欲資之討賊之任乎綱目一書再書皆非得已大義不明君臣之分不立逆亂相踵禽獸偪人可嘆也哉

六月陳人葬梁孝元帝

【書法】書陳人予厚也周人歸其喪于琳於是四年矣琳奔而葬之宜也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演以司馬王晞懦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密謂曰此諸勳貴每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此者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第既發端吾亦當諫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自啓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

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齊南有他也演遂即位於晉陽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恩事追贈名德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即敕晞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日入東廊舉録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詳思條奏給以御食齊主識度洗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華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嬾踈漏耳群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太后薨心痛不自堪齊主立侍帷前以瓜稻掌代痛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集覽 敦迫 敦勉迫逼也 劼丘八反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使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獨孤盛救之軍于湘州會糧援斷絶敦恐瑱知之乃於營內多為土竈又增修營壘為久留之計先是士人多乘輕船載米以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另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

書法 江陵之陷湘巴皆入周矣不書周湘州何故梁土也周不得而有之故巴陵之降陳不書周湘州之降陳不書周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於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當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

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齊主自將擊庫莫奚走之○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書法 自莽書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至漢章帝始書詔毋以十一二月報決於是而復有此書陳主可謂能恤刑矣特書予之

○巴陵降陳

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

齊以王晞爲侍郎不受

齊主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毀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之欲以爲侍郎若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關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胡氏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爲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而遷怒其子耳不亦宜乎 集覽 要人 要謂權要也 要官 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 歧乎 歧音岐 正誤 非不好作要官 今按集覽因見綱目宋文帝元嘉三年所載故云比齊未必皆同要實說文狠也 正誤 之不必如此指言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晞建議開督亢陂置屯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集覽 石鼈 地名 督亢陂 在涿州范陽縣乃燕膏腴之地有督亢地圖經戰國燕太子丹使荊軻獻圖謀刺秦王尋爲秦城郡又注詳見秦王政二十年 正誤 統志云石鼈城名在揚州府保應縣西八十里乃晉鄧艾所築隋初嘗

辛巳

置石鼈縣尋省入安宜縣督亢陂在順天府涿州東南其地沃美秦求之意燕燕太子丹使荊軻齎督亢地圖以進即此今為督亢亭在焉

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為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

湘州降陳周師還

周湘州城主殷亮降陳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報云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瑱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宇文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為民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勳州刺史

質實

一統志云勳州北齊所置治玉璽城隋屬絳州遷治於汾水北改曰稷山縣以山為名唐屬河中府宋金元俱屬絳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於王璽乃置勳州於王璽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諜斬之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質實

一統志云玉璽城在平陽府稷山縣西南一十二里乃西魏所築後周移高梁縣於此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丙為十二
丁丙率歲一月役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集覽 布泉皆錢之別名周禮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索隱曰周景王鑄大錢布泉一當五甲午五行大義亥水通萬國一當千終綱目錢幣

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於民間也

書法 周自是錢幣凡三變是年一當五甲午五行大義亥水通萬國一當千終綱目錢幣更變之亟王莽之外莫如周者矣莽十八年四變周十九年三變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齊主之誅拂拭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大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齊主在晉陽湛守鄴散騎常侍高元海典機密齊主以舒律羨為領軍分湛權湛不聽羨視事是時濟南閔悼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殞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林慮令潘子密曉占侯潛謂湛曰殿下當為天下主湛乃送濟南王于晉陽齊主殺之

集覽 林慮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主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書法 湛之立孰立之演立之也演立之則百年亦演廢之矣其以罪湛何百年竟殺則廢之者湛志

也綱目誅志故其以為樂陵王也書
廢而繫之湛其殺之也齊主亦書名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集覽同會上士禮天官司會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注見前司會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之集覽庶子注見周顯王八年

陳天嘉三年齊河清二年後梁世宗歸天保元年周保定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為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敕令早發督將悉送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語久之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得為兗州刺史

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于臨川

初陳主徵迪出鎮湓城不至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女妓金帛還豫章迪不平陰與留異相結遣兵襲敷敷與戰破之閩州刺史陳寶應亦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陳主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他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劉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處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陳主乃以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黃法𣰰周敷共討周迪班處王命漢光武時班彪因避難從隗囂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以感

悟罍居士服』所謂山服也記王藻
篇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

書法 書于臨川未受命也然則書討何迪與東陽晉安共相連結既外敗梁師復內拒陳命是欲自專一墾存三窟也使迪初即降梁則綱目不書以討矣

齊以廬潛為揚州刺史

王琳數欲南侵廬潛以為未可齊主許之琳由是與潛有隙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錢一當鵝眼之十

書法 陳氏錢幣屢變詳壬午已亥

後梁主詧殂太子歸立

集覽 歸吾軌反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嗇邑居殘毀欝欝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集覽 魯山不返 去年陳以魯山郡賂周

陳遣兵討其縉州刺史留異于東陽異奔晉安

異外示臣節恒懷兩端遣侯安都討之至是敗走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撾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書法 漢桓之策書河水清矣延熹九年此其曰言何謂也蓋疑之云耳而因以改元誣矣是故光武郡國共露降則書言永康元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是年皆疑之之辭也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群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食他縣

五月齊以斛律光為尚書令

光金之子也

秋齊冀州刺史高歸彥作亂伏誅

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婁叡討之歸彥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齊主使尚書封子繪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既而城破獲歸彥送鄴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家百口賜岳家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陳詔省諸費用

詔以軍旅費廣百姓空虛凡供乘輿飲食衣服及宮中調度悉從減削至於百司宜亦思省約

十二月齊主殺其兄之子太原王紹德

齊主遍遍昭信李后曰若不從當殺爾子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其子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有慍言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齊主詬曰爾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齊主愈怒裸后撾之遣

集覽

不舉舉育也

為尼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
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
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薦中書舍人徵義
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
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
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陳周迪衆潰奔晉安

迪至晉安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寘
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凶翦亂
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華以後民厭亂
其孰能棄壞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
刃之間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
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弗顧危急之日豈
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
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比軍萬里遠鬬鋒
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作
師出無名未知其利寶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集覽 韓智晉陽之謀 戰國智伯率韓魏之兵以圍趙決晉水以灌晉陽城智伯曰吾始知水之可以亡人

國也後韓魏合謀反滅智氏 張陳井陘之勢 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王離圍耳於鉅鹿餘不救耳走漢漢召餘俱擊楚餘曰漢殺耳乃從於是漢遣耳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 自戰其地 孫子兵法九地曰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北牧之解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集覽 泜州 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

周太師護殺梁公侯莫陳崇

崇從周主如泜州周主夜遣長安人竊怪其故崇曰不過晉公死耳或以告護護遣使將兵就第逼令自殺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鏟絞斬梟裂凡二十五等

集覽 頒大律 注見晉穆帝永和八年

三月朔日食○齊城軹關

集覽 軹關 注見晉穆帝永和八年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城
軹開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書法 於是築城一百里則曷為不以長城書畧之也
里其細也
故不書 秦始皇已築長城矣蓋前後三千餘里今二百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荅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烏周主立於爵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祖割謹食畢周主跪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朩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

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進言之益者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邪 集覽 中楹兩楹之間也記檀弓篇孔子憂坐奠於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處几案屬也人所倚以安身故加諸老者少者不及焉烏展也崔豹古今注以木置覆下乾腊不畏沮濕故曰烏爺衆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酳音胤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憲老乞言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養老禮

書法 自漢明帝首行此禮於是凡四君矣名實稱者其惟明帝乎

年魏主宏齊主申年周主邕皆于其名而已矣終網目養老四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養老乞言王者之事也周主行之網目書之亦予之乎曰事有似是而非者養老乞言固為王者之事然八柄馭臣獨非王者之事乎四征弗庭獨非王者之事固不可勝舉而養老乞言亦其涵養德性就將緝熙之一者也如使軍國大權悉聽命於一人之手而薰陶漸染有賴於鴻儒碩德

之益亦何不可之有第恐威福下移人君或擁虛器則執瞥執爵徒為美觀而虛心訪問亦祇為文具而已是果古人之意哉入綱目以來有如漢顯宗之行養老禮固不多得至於魏主曹髦亦且養老乞言于學綱目嘗於漢後主景耀元年書之獨不思是時國柄制於司馬氏之手凡軍國大政皆出所預獨以虛文之事聾瞽其君今宇文氏自篡魏以來已歷三世逆讒總攬大權周主寄命其手凡所設施舉不由已獨有禮文之事不為逆讒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不然則自紹統以來凡大政事大賞罰魯不經見而獨養老一事大書于冊何哉于謹深識此意故其所言不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以此自晦而護亦以此愚其類是也觀綱目者要當以是察之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時功驕橫賓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陳主衛之安都弗之覺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園楔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床賓客居群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於坐悉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鄉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卿於下而驕於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猷輕佻而肆志而公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集覽　楔飲　晉書禮志曰漢儀季春上巳官民皆楔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楔洛水之側因而引水流盃飲酒也又注見漢高皇后八年祓還

供帳水飾　供具帷帳也謂樂遊園內祓楔處水上之粧飾如此

發明　安都何以不能戒備以理乃掩而殺之是以書法不書誅陳王私其扶立之功也及其驕橫賓客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陳主衛之安都弗之覺侍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譖百端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唯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十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於是委趙彦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發明 高湛得國犯及二載始書婁太后殂既著其不能行喪禮之罪次書殺其兄子紹德復著其亂倫濫殺之罪至此書殺河南王孝瑜又著其流遜拒諫之罪蓋湛在高洋時固嘗助桀爲虐陷永安王浚於死地畧無矜憫之意宜乎得志之日恣行無道而不顧也嗣是而後齊政日亂以至於亡紛紛罪惡不可勝紀自古世濟凶德未有如高氏之甚者於湛乎何誅

秋九月陳廣州刺史歐陽頠卒以其子紇代之○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楊薦及王慶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薦等送齊薦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悉以蠕蠕降衆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周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乃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伐齊達奚武將步騎三萬自南道出會於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集覽 蠕蠕即柔然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先柔然主鄧叔子降魏突

厥來取之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

發明 春秋莫謹於華戎之辨故晉與白狄伐秦及秦晉皆不殊之厥以夷秦晉於狄惡其族類不分之罪也宇文立國聽命於夷今又與突厥入類與禽獸無別亦將淪胥為一無以戒亂華之禍矣書周及突厥侵齊言及則猶有內外之分不使之得與中國等此固綱目貴華賤夷之意而非以是予周也嗚呼微矣

冬十一月陳討周迪敗之遂進軍討陳寶應

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破之迪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及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認益州刺史余孝頃督軍自東道會之

書法 陳之討迪也書其江州刺史討異也書其縉州刺史寶應亦其閩州刺史也曷為削而弁其名罪之也寶應本與周留互為三窟陳氏得國丹世矣既不受其徵命又主逋逃是亂也故並書以討而

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獨斥名之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眾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掊迮以歸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初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是齊襲幸用等罕政漸紊反椎氷以備周兵之逼解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訖聲色乎

二月朔日食○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脩者至是

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鞭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癃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赦仕門子弟嘗講習之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半調二尺壅租一斗義租五升壅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集覽 流內官 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七年流

外閹癡 閹衣檢反不明也癡不慧也

集覽 閹癡 今按閹平聲即閽宦之人以其刑餘廢人故得罪許贖也

正誤 露田 露

周初令百官執笏○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猷之百年常作數數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解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集覽 白虹貫日 注見漢哀帝元壽元年猷之猷與厥通益涉反當也割帶玦玦半璧也王佩如環而有缺割所帶之玦與其妃者義取訣別也

書法 齊主嘗殺兄之子矣止斥書主此其斥書名何重罪湛也湛之位百年之位也廢之樂陵薄矣又殺之以應天變忍哉

之終網目書虹二漢靈帝光和二年是年故從弒君例斥名

發明 天之警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修德為先自厥禱之說既興而恐懼之意遂泯齊氏不道白虹貫日反乃濫殺以應之網目斥書其主之名於殺兄子之上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奪宗肆逆濫及無辜之罪為後世戒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

以追録佐命元功封昞虎之子也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璽求通互市護使人與語韋孝寬亦為致書言之是時周人謀與突厥伐齊齊主方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二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徐世榮乘傳問之韶以周人又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擾後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每四時伏臘帥諸親戚行家人禮焉上壽

書法 不書自齊歸于周何擾元畧元彧此齊意也予齊厥以薄護也燕主德之母嘗陷秦矣及其歸也書曰燕獻伎樂稱藩于秦秦以其母妻歸之予燕也於是護不遣使而韋孝寬移書求之使段韶之說得行則母之歸未可期矣書曰齊歸宇文護之母于周薄護之辭也

冬十月周太師護會突厥侵齊

突厥自幽州還留也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周主授護斧鉞親勞其軍護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趣懸瓠楊檛出軹關

集覽 檛匹沼反

書法 前書及突厥此其書會何譏也周不能自為進退而聽於夷甲亦甚矣及平辭也會甲辭也故其後楊檛實降而前太師而斥書宇文皆罪護也

周迪誘陳南豫州刺史周敷殺之

周迪復出東興陳宣城太守錢鼐以城降之迪衆復振周敷帥所部擊之迪詭敷言欲還朝乞艇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質實 一統志云東興地名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里巢湖東南有石梁鑿山通

水一名東關口相傳夏禹所鑿又名灌須塢其地高峻險狹實守扼之所

書法　周迪何以不書陳癸未年書陳絕於陳也陳初得國迪與寶應留異共相連結而已陳主隋立徵鎮盜城不至始遣討之既而迪衆潰奔晉安猶未絕也於是誘殺陳刺史則與陳絕矣故不書陳

十一月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伐木為筏施拍其上乘江漲壞其木柵又攻其步軍方會戰余孝頊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留異送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覽　虞公寄　初虞寄依陳寶應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寄恐禍及遂居東山陽稱足疾

管寧無恙　管寧三國魏人以天下亂避難遼東魏武初中華歆薦寧獨行君子文帝特召寧還郡今陳主以虞寄比之也史記聶政傳老母幸無恙注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反吾君之無恙應劭風俗通云恙病也案易傳云恙蟲蟲也

集　吳之郡名治建安晉之郡名治閩縣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隋改泉州尋改為建安郡唐初改為福州後改長樂郡唐末陸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陸長樂府尋改彰武軍宋陸福州府元為福州路本朝復為福州府屬福建道

善入人腹衣入心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多被此毒俗或通書相勞云無恙乎恙非病也

正　虞公寄今按寄又與寶應書云見綱目陳天嘉四年

誤　寶實　一統志云建安三國吳之郡名治建安晉安郡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唐初置建寧府屬福建道本朝改為建寧路屬福建道

齊擊周師敗之獲其少師楊標十二月及宇文護戰于洛陽大敗之

初楊標為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之標遂降周人攻洛陽不克宇文護命諸將墊斷河陽路遣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

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此虜侵邊事等齊癬今西隣關逼乃腹心之病齊主乃遣韶督精騎一千救洛陽齊主亦自晉陽趣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執至大和谷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怳懼韶遣謂曰汝宇文護總得其母遽來為冤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王雄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光陳亢退走雄追之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惟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厲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震駭君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齊以韶為太宰光為太尉長恭為尚書令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無功

帝中大通三年步落稽

【貿實】一統志云邵州故址在平陽府絳州東南二百三十里

【發明】前書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未聞周人有請于齊也次書周護會突厥侵齊未聞齊人得罪于周也至是書齊及護戰于洛陽大敗之未聞護有全師制勝之策也夫師直為壯曲為老護身都將相手握大權不幸有母淪陷異境不能遣一介行李懇請于齊乃遣間使求之幸而齊人無謀即遣歸國護魯不思報齊之德遽與突厥連兵擊之此何義哉借使虜嘗有約豈不能告之以實孚其禮而謝之彼亦安能處為邊患耶觀段韶折護之語周人無以荅之此其曲直曉然可知綱目比而書之則護負恩不義兵出無名率夷狄以戕中國輕用武以喪師徒其罪皆着見於書法之間矣可勝誅哉

【集覽】【稽胡注】見梁武

齊山東大水

饑死者不可勝計

周戚宕昌置宕州

集覽 宕昌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戚之以其地置宕州

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

考異 按齊世祖是年四月傳位於主緯天統元年 綿此當分注齊河清四年後

春二月周遣使如突厥逆女○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侍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失色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還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嘗為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鬢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靖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右於是群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集覽 彗星見 史記天官書注正義曰天彗者一名掃星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為災變見則兵起 除舊布新 彗所指之處弱也又注詳見周顯王八年 金叵羅 史炤通鑑釋文曰叵普火反叵羅飲器也以金為之 甲坊 軍器監

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
署二一曰弩署一曰甲坊

書法 白虹貫日則殺百年以厭之彗星示變則傳位太子以禳之齊之所以應天者如此綱目比而書之貶義自見矣然緯立而齊亡則天變誠不誣也

發明 書齊主湛傳位於彗星之下祖珽為秘書監之上則知齊國此舉惑於珽之邪說欲以是而塞天變明矣夫星文示戒人君當側身修行改紀其政廢可感動天心返妖致祥烏有傳位于子而可以上應天道耶書之于冊矯誣可知

秋七月朔日食○陳遣兵擊周迪殺之

討周迪此當書討
書誅誤書擊書殺

書法 迪與陳留皆書討迪深之內史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據二子皆陳所命也

考異 按天嘉三年四年兩書陳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賀若敦為中州刺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金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

集覽 函谷關文穎曰秦東關也在弘農縣外衡山嶺下類師古曰陝西桃林縣南十二里有洪溜泉即古函谷關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遺跡西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僅容一車案今陝州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關也漢武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縣東一里案新安屬河南在靈寶東三百餘里

正誤 通洛防今按北史周武帝保定五年改故函谷關城為通洛防

質實 函谷關有二一在河南府靈寶縣南一十里老牀西度田文東出皆此關左右有望氣鷄鳴二臺遺址此舊關也一在河南府新安縣東二里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將軍楊僕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財東徙關武帝為後於此置新關也

中州 後周所置治東垣

丙戌

縣後省州置新安郡隋復改東垣為新安縣屬蜀穀州後省州以縣屬蜀河南郡唐初蜀洛州後屬蜀河南府宋及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仍屬河南府

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天統二年春正月日食○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表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司馬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先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集覽 足為周旦 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政古之遺直 春秋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注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陳主脩祖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傳更籤]傳遞籤籌曰吾雖眠亦令驚斉

集覽 也五更傳五籤

刺閨疑宮中職名猶刺史刺姦之刺檢察閨闥者也胡三省註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未詳孰是

正誤 今按刺閨黃札薄木板札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録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集覽

也用以書詔宋明帝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

書法 吏部尚書徐陵何善其職也陳世書以為徐陵孔奐皆其人也

秋八月周信州蠻夏討平之

考異 蠻夷當書擊誤作討後年周梁州獠叛討平之亦同

周信州蠻冉令賢等攝巴峽夏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前後討之不克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之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岑陽蠻為聲援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諸將皆欲先取水邏騰曰令賢內恃水邏固外託岑陽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衆枝其八城遂間募驍勇進攻水邏令賢兄子龍真攝水邏旁石勝城騰窓誘降之水邏衆潰令賢走追斬之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陳灘北以司馬裔為信州

刺史集覽 岑陽地名在郢中今澧州也又名澧陽岑鉏簪反

質實 一統志云信州梁初所置治白帝城隋改為巴東郡唐復為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雲安郡乾元初復為夔州五代時後唐置寧江軍節度宋仍為夔州路本朝改夔州府屬四川道

周萬榮郡民作亂討平之

周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為陸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為用及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得三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為大軍至望風先解周以為渠州刺史

冬十二月齊主湛殺其河間王孝琬

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諮之曰草人以擬聖躬也齊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皮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稍幡數百以為反具撾之折脛而死

書法 齊主自稱上皇朱陳齊同不可以上

湛所以別於緯也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書法 縣令理人之本也綱目每謹書之是故始用士人為縣令書是年舉堪為縣令書唐貞觀二年引見京畿縣令書四年敕舉縣令書開元元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書九年頒令長新戒書二十四年制舉令錄法書乙卯年周

發明 縣令吏民之表而齊用厮役為之謬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所以見其前此未嘗用士人爾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

集覽 陳主伯宗臨海王也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初陳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体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為朝野所厲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東宮舍人啟不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臾間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頊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暹亦被誅不俟不害之第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免求出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甘執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師知子高之謀伯茂預之頊恐其翁動中外使居禁中

集覽 頎作富家翁 三國魏主曹芳謁高平陵曹爽與群弟皆從司馬懿閉城門不內桓範勸爽挾天子以令天下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遂奉駕還宮被殺

書法 書殺多矣未有書又殺者書又殺何甚頊也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叛附于周

考異 提要漏叛字

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襲之梁主亦上書言狀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宇文護不從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等將兵助之

閏六月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輦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

儼齊主之弟也有寵於上皇及胡后為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迂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之器玩服飾皆與齊主同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九月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敗績陳遂襲周沔州執其刺史裴寬

梁以華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皎直皆奔江陵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

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檄之

書法 華皎書叛故王操以杜國衛公直以總管皆貶稱人

集覽 交惡 左傳周鄭交惡注惡如字兩相疾惡也

齊山東饑○冬十一月朔日食○齊流祖珽于光州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遙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謗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集覽 蕪菁 本草注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采葑采菲注陸機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豐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蕘蕪菁開西謂之蕪菁趙郡謂之大芥

陳光大二年周天和春三月周納后阿史那氏

考異 按尊立例陳光大二年齊天統四年三年齊天統四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統去皇號攝梁大同元年周立后阿史那氏則此當書周立后阿史那氏

突厥木杆可汗更許齊昏留周使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周主行親迎之禮

集覽 親迎 昏禮壻家設位于室中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于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而行禮朱文公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又曰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館却就彼迎歸行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即就彼迎歸至其家成禮

書法 魏立后郁久閭氏書柔然女譏也此突厥女也不書突厥女何夷周於突厥也故從其恒辭自乙酉書遣使逆女於是四年矣始書納后周畢其事甚矣護之失也

發明 納柔然女則揭而書之納突厥女何以不書宇文至是亦蹇為夷矣故特書納后阿史那氏若中國然者所以羞其族類不分之罪而狄之也或曰前已書如突厥逆女故此從可知爾曰春秋宣元年

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前書如齊後書至自齊誠以婚姻人道之始所以兩揭其國書之豈厭於繁文哉知此則知綱目書法之意矣

周太傅燕公于謹卒

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盡忠補益時被親信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卒謚曰文

陳攻梁江陵不克

陳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周總管高琳與梁王操守江陵晝夜拒戰十旬擊明徹敗之明徹退公安梁主乃得還保

集覽 紀南杜預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括地志云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有紀南故城古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質實 一統志云紀南城名在荊州府城北一十里史記注楚都於郢今江陵縣北紀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東北故郢城是荊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則郢與紀南為二城云

發明 梁蕞爾之地僅足以少延不泯之祀陳既覆其宗國今又無故攻之此何義哉特書不克蓋賤之也

夏四月齊以和士開為僕射

齊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而代之

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為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

冬十一月朔日食

書法 自辛巳至此歲歲日食而一歲再食者三凡八年合十一食入綱目以來日食之數未有如此者矣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

温麻侯賓諸別館使盜殺之

質實 統志云温麻晉之縣名屬晉安郡

初武帝以温麻船屯此因以置縣隋省入閩縣唐初獲置後於連江之北改名連江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

改屬福州府

齊主湛殂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群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今在內貴至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世祖驕奢淫泆後繁賦重吏民苦之

集覽 升遐記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玄曰登上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假音遐離騷經遠遠

曰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注霞與遐同晦庵辨證云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辭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騷經此篇注者遂解為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周梁州獠叛討平之

考異 討當作擊

周梁州恒稜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果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乃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以文表為邕州刺史

集覽 恒稜縣名屬蜀梁州獠音老戎夷別名也

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
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陳主頊立○二月齊徙
東平王儼為琅邪王○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元文遙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王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不可叡等投冠於地拂衣而起明日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且令出納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有中人密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皆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危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叡請叡遽入不士開曰不預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定遠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廢為濟南王

書法

綱目惡淫刑於宋子業齊寶卷高洋高緯陳叔寶五君所殺必斥書主高緯斥主以殺者五此其獨書齊何罪有分也叡之死和士開為之

集覽

乾明　廢帝殷年號即陳文帝天嘉元年也是年八月

發明 胡后欲留和生開而殿力爭由是遇禍然則何預聞其事故揭國母及用事大臣共之也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為領軍陸令萱為女侍中穆提婆為侍中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都督韓長鸞亦以嘗衛東宮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和士開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解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於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復以為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媪弟儀同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浞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於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畧出人緩急可使且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上開諧

齊主之舅胡長仁出刺齊州長仁怨憤遣人刺之事竟士開問珽珽引薄昭事遣使賜死

書法 元乂妻書女侍中矣乙未於是再見終綱目書女侍中三庚戌南漢

發明 高阿那肱韓長鸞武夫小人陸令萱宮婢穆提婆配隸宮奴祖珽盲目流人齊氏任用如此綱目列而書之所以著其亂亡之迹為後戒也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北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

持節諭旨僉語統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統默然不應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討之 集覽 呂嘉漢武時南粵王之相也建元四年謀作亂五年討平之 周迪陳寶應五年誅陳寶應六年殺周迪

庚寅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侵齊圍宜陽○周陳復通好

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陳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於建康市紇及也士人流寓者皆皇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憚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迁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幢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集覽 管幼安袁曜卿管寧字幼安注見文帝天嘉五年袁渙字曜卿許偃反車上張繒曰幢安車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鼓吹注見晉安帝太康三年麾節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節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鹵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袁渙陳郡人漢建安中劉備牽渙茂才後歸曹操拜沛南都尉迁梁相每救諸縣存鰥寡高年表孝子貞婦常曰世治則礼詳世亂則礼簡全在斟酌耳卒石龍梁之郡名治高凉縣陳因之隋初罷郡為縣尋廢之故址在高州府白縣治東北二十里 電

書法 於是封僕為信都侯石龍太守不書而書石龍功也微斯母僕之所從未可知也

太夫人何本

洗氏於是見封僕為信都侯石龍太守不書而書石龍封爵見者十有二詳漢吕后丁巳年皆譏也唯洗氏

尋書皆予辭又遣
皇十年封譙國夫人

秋七月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

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退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廷哲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發明 前日陳人攻梁不克今又遣兵攻之何耶周人救之陳師遂還然則陳氏無名與師避強凌弱其罪皆自見於書法之間矣

九月齊立子恒為太子

齊人生子恒破令萱欲以為太子恐斛律后毋養之以為太子

齊穆夫人生子恒破令萱欲以為太子恐斛律后怒乃白齊主使后毋養之以為太子

冬十月朔日食○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於鄴

書法 莊嘗稱梁主矣此其所以為蕭莊何失地也故削之

周平越獠置西寧州 集覽 西寧州 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雋郡 ○齊築城於汾北周齊公憲還救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寇難乃盡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兆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憮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

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
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
先我脫或然之辭猶言儻或也先息鷰反左傳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周師敗績

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齊太宰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

齊段韶引兵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二面重澗皆無走路雖憲東南一道耳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愠之族子也敷子素少多才藝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豙賜謚申理之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

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賜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集覽 脫其

發明

周自連兵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成捕虜千餘人而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將至紫陌駐營待使齊主惡之亟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質實

一統志云定陽後魏郡名治平昌縣後周初因之

周韋孝寬之才智兵理曲而氣餒故爾網目悉書于冊所以為師出無名者之戒豈不著明也哉

齊取周四戍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成捕虜千餘人而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乃密表請遣使宣旨軍還將至紫陌駐營待使齊主惡之亟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

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權意不平二人忌之出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於外

治書侍御史王子直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直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詐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伏連請覆奏子琮曰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詐領軍必更奏伏連信之發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執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即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令萱來迎令萱聞之戰栗齊主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所親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至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齊主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帥宿衛者四百人換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齊主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於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頷覓其罪齊主授刀鐶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王子直劉辟彊支解之齊主欲盡殺儼府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有差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

集覽 請禁推奏請收禁推龍子琅邪王名勣也

書法 書殺何專也士開僕射易為不書官罪士開也罪士開則易為書殺士開可殺而非儼之所得殺也

九月齊太宰平原王段韶卒

韶有謀略得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温慎得宰相體事後母孝閨門雍肅勳貴之家無能及者卒謚忠武

齊主殺其弟琅邪王儼

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

主未決以食舉密迎侍中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乃使將軍趙元侃誘儼元侃曰臣昔侃為豫州面召儼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幼死既而贈儼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儼楚鮮之兄也成王年少周公攝政管叔與群弟疑周公不利於王乃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季友酖慶父奔莒季友乃入而立莊公之子般慶父恨不得立乃殺般而立閔公季友奔陳慶父慶父於莒而殺之然後魯人安之

書法 儼專殺罪也昌為以殺書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況年十四者乎故書殺其弟而斥齊主

發明 儼有專殺之罪何不正名書誅士開姦謔迷國戮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陸令萱相表死有餘辜然在儼則不得而誅之今既擅兵專不臣之說則非天討矣故特書殺其弟以惡之

集覽 相表相謂相貌表謂儀表周公誅管叔周公旦管叔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胡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於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書法 綱目書幽齊胡氏幽其太后二魏胡氏幽太后於永巷山者不與焉

十二月周以基平郡州與梁

梁華皎如周過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民少國貧望借數州以資之直然之遣使言狀周主詔以基平郡三州與之

集覽 襄陽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郡州名本南郡邑古郡子國也正義曰郡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遷都郡在今江陵境中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 基州名 平州名 名治編縣隋屬蜀荊州後廢之唐初復置後改為荊門縣五代時高氏建為荊門軍治當陽縣尋省宋復置軍元隆為府尋降為荊門州本朝因之屬荊州府 平後周之州名治當陽縣隋改為玉州唐初復置平州五代時

質實 一統志云基晉之州

高氏置荊門軍於此宋以當陽縣省入長林縣後復置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荊州府郡晉之州名治樂鄉縣南郡南齊廢之故城在襄陽宜城縣東北三十五里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四終

壬辰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五

起壬辰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盡癸卯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年凡十二年

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僕射

胡太后既卤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僕射

女媧風姓代虙犧立又號女希氏媧姑華反

質實史記云女媧太昊之妹太昊沒共工氏作亂女媧乃滅之以繼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在位一百三十載而崩

三月朔日食○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考異 按凡例人臣子曰誅此誤書殺

考證 謹按宇文護受安定顧託為周冢宰既得其罪 弒魏恭帝復弒其君覺及其君毓雖無

統之世其惡逆已甚矣周武討其罪而殺之求之義例殺當作誅尹氏曰書討不書誅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故辭曲說君子弗取焉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咀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閔預人不測其淺深護悶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疎之衛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property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苻牧護子弟親黨殺之初護既殺趙貴苻諸將多不自安柱國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之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吾宗亦則率土幸甚護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及弟萬壽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齊公憲數為護所親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或有可不憲每曲而暢之周主亦察其心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許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緣此而敗兄安得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於護護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

伊周 伊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周注見秦莊襄王五十二年

書法 殺斥主名矣皆譏也未有討書主者書周主何斷自上也綱目自入周以來書護者凡十二四

安二年 杜稷 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周注見秦莊襄王五十

帝庾季才南陽新野人 王軌太原人 禁中 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長孫覽 洛陽人 累卵之危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 杜稷 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周注見秦莊襄王五十 趙貴 天水人善之子 伊周 伊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周注見秦莊襄王五十

集覽 稍伯大夫 禮地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稍地距王城三百里謂天子之田稍稍以封大夫也稍色教反

質實 周太祖 即宇文泰也 帝即位尊為太祖文皇

書自為其官大司馬上柱國大冢宰太師三書殺其
人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三書弒中山王周主覺周
主毓一書侵齊陳甲申年一書敗同
上年其罪如此不至於討不止也

發明 權臣專制人君將欲去之未有不反貽禍敗者觀之歷代如魯昭曹髦之類則可見矣後世因是遂以權臣為不可去而人君處此亦徃徃付之無可李何而遂已孰知後周高祖誅鋤大憝不動聲色除積年根據之惡於一旦俄頃之間然後知大姦大惡未有不可去之理特患人君無其志耳夫其韜藏晦匿於十有餘年之久於國事則無所閑預於宮中則行家人禮周主既無不平之意而護亦安於其所為而不自覺凡大寶君臨之後王琚未擊之前猶鷙鳥之伏鮫龍之蟠雷霆之蟄日月之晦絲髮毫芒不露圭角此其有所不動動則必成者也彼寡謀淺智之君或形之辭色之間或謀之輕躁之人速則爪牙未備緩則机械已泄又否則一賊未去一賊復生遂至殞身失國者滔滔皆是綱目於護之誅特以周主討宇文護伏誅書之矣此又綱目書殺不書誅之意

以一人臣之微戮之於房闥之間乃書曰討若強敵然者又以著其權勢之盛有可畏之實幸而勝之去之云爾雖然既書討矣又不書誅何哉護連弒二君罪不容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而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向使暗地既斬之後周主發其大逆告之二君之廟殘其身汙其宮而猪焉則綱目必以周主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鄉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狼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元年青州冢宰官名注見宣帝太建八年六鄉裴文舉
開儀人衛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快快注見漢光
武建武
二年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奄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克汗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輒合理行兵效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嘗為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謀傳之於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婁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二子珽使郎邢祖信簿録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槊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乘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周主聞之為赦其境內胡氏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

室光爲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極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琰遂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琰琰求爲領軍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目盲不可齊主以告琰琰遂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刺鄭州琰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次政事[集覽]盲老公祖琰嘗因罪置地牢夜以燕脊[集覽]子爲極眼爲所熏以致喪明[明月]斛律光字[豐樂]光次子名羨字豐樂[郎邢祖信]郎官名[門者]門者司門之吏也白稟白也使謂敕使也白之於羨曰使者乘甲謂貫甲於衣之內也[放流極竄]蔡氏書傳曰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罪之輕重而異法

[正誤][豐樂]今按羨乃斛律金之子光之弟

[斛律光]朔州敕部人金之子[晉陽縣名注見]也[質實]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神武]即齊高祖神武皇帝[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介胄]注見漢文帝後元六年[敗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饒舌]多言也傳燈錄問丘衍出牧冊丘豐干禪師謂曰若到任謁文殊普賢在天台國清寺執爨洗器寒山拾得是也問丘衍至寺訪之二人在廚園爐笑語衍致拜二人連聲叱咄寒山執衍手曰豐干饒舌不執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孝徵]祖珽表字[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

秋八月齊主廢其后斛律氏○周使杜杲如陳

杲至陳陳主謂之曰若合從圖齊宜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獎邑之利必須城焉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質實]合從[城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從橫[樊鄧]樊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

齊立昭儀胡氏爲后

初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

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齊主立之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為右后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后以胡后有寵不可間乃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旦忽以后服被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集覽

厭蠱之術 厭蠱之術亦古已有之如周禮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類是也

符厭俗之術

書法 並后非禮也自漢書立三后晉愍帝建興四年劉聰至是書立右后後此書立四后陳已亥年

周立五后陳庚子年周不可勝譏也

發明 人君立后取法乾坤日月陰陽之義君治外而后治內所以齊體宸極母儀天下若夫嬪御而次則皆妾耳故記禮者謂天子立后一后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猶王朝百官之衆聽命於一人者也國無二主安得二后昔劉聰以夷狄醜類竊立三后尋亦亡滅今高緯昏淫不道嬖倖盈朝既立胡氏又立穆氏遂有左皇后右皇后之稱將就淪滅固無足道然綱目不得不直書于冊者亦以著亂亡之跡為後戒也

十一月周毀上善殿

周主遊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

書法 以壯麗故也特書美之此書毀上善殿下書毀宮殿書毀四是年周主於是可謂賢主矣終綱目唐中宗嗣聖五年改丁酉年周上善殿丁酉年周宮室壯麗者一大風毀王路堂不與乾元殿憲宗元和四年安國碑樓焉毀玄武門與

十二月齊主廢其后胡氏

陸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出立剝其髮送罷家廢為庶人自是令萱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賜與傾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殺生與奪唯意所欲尋以太后穆氏為皇后

貲實　大家注見宣帝

太建二年

書法　於是令萱激太后太后怒呼后出剝其髮送罷家廢為庶人則其斥齊主何誅意也立穆氏為右則固有廢胡氏之心矣

突厥木杆可汗殂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強頗黠挾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

納之

貲實　可汗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神武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陳大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録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衝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又尤狡悍士人朝夕唯事諮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秦德林顏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書法　館未有書者書此何譏也齊政日亂而汲汲於修文抑末矣終網目書館二是年文林唐高祖武德九年弘文

三月周獲白鹿

周太子獲白鹿以
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黃雲戍出歷陽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類江淮恐比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雲戍擊破之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也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攝祠部郎掌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使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毛喜盧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瀘戎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集覽

瀘戎　瀘古法字戎音衛頭

雩天官書東宮蒼龍索隱曰文曜鉤云東宮蒼龍見當帝其精為龍龍星初見禮當雩祭又封禪書漢高詔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正義曰漢舊儀云夏則龍星見而始

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祀用壬辰日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唐開元禮祠靈星於國城東南牲用太牢天寶四載升為中祀又注見漢桓帝延熹元年大雩

銑鋧音跣現短兵也形如小鑿 質實 吳明徹秦郡人淳于量建業人一統志云秦郡本楚之棠邑漢屬臨淮郡東漢屬廣陵郡晉隆安初於此置秦郡宋因之後周改秦郡為六合縣隋以六合屬江都唐屬揚州南唐於此置椎州周仍為縣宋屬真州元因之 本朝初改屬揚州府後改屬應天府 歷陽 縣名注見漢景帝永嘉中或疑即秦郡已注見上文 王琳會稽人 秦州未詳沿革

出刺北徐州 質實 沙汰 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晉惠帝永康元年一統志云北徐州本春秋齊魯二國之境秦漢晉宋皆為琅邪郡地後魏於此置北徐州後周改為沂州以城臨沂水故名隋初置臨沂縣改州為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為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俱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本朝初改屬濟寧府後改屬兗州府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斝主忌之及代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顧責之長恭未應相顧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潸然泣問計相應曰王但屬疾在家勿預時事而已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質實 邙山 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 蘭陵 縣名古地名本春秋時晉邑邑即公子夷吾所居漢為北居縣屬河東郡魏屬平陽郡後魏置定陽縣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為汾州齊改西汾州隋改為耿州及改定陽為吉昌縣大業初置文成郡唐為南汾州治吉昌後改為慈州又復改為文成郡為慈州治所宋熙寧中州罷以縣屬隰州尋置吉鄉軍復置慈州金改為耿州後復改為吉州元初仍舊後以吉鄉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六月陳克齊灄口等城 質實 灄口城注見唐昭宗天復三年

宛殺其從官六十人以高阿那肱為司徒 考證 殺其從官當作從官

暍死者○謹按北史齊後主武平四年六月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司馬公通鑑誤以暍為暘提要因通鑑之誤遂書曰殺今當正之子朱子因司馬公成書而修綱目其事則述其義則作發凡立例以示懲勸大經大法則精且密矣然欲晚歲稍加更定而力有未暇馬者正為此類尹氏曰齊主盛夏遨遊遂使從官暍死雖非以兵刃殺之是亦以暍死殺之此蓋附會其說以求合於所誤之文豈綱目之本義哉當以北史為正據事直書尤足以昭

鑑戒於將來也

書法 書六十人何甚齊主也於是賜死者六十人或曰賜死也然則殺人以政矣故書殺綱目書遊

八遊而殘民莫如齊主緯詳秦始皇二十九年

發明 齊主遊南苑從官死者六十人綱目書殺而不書其罪齊氏至是滅亡已著固不可律以常理然緯雖昏狂未至若是之多耶考之通鑑則曰賜死者六十人及參

以北史本紀乃是賜死六十人耳通鑑出於後來固當以北史為正所謂賜死乃賜宇之誤而已綱目何見而以殺書之哉普觀孟子有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挺刃固可殺人至於殺人以政固非挺刃之比何為一槩論之豈知殺雖不同而所以殺之者則同耳故凡置人死地者不必問挺之與刃刃之與政其實則均為殺之故所謂挺亦殺也刃亦殺也政亦殺也今齊主以盛夏遨遊馳逐苑囿遂使其從官暍死者至於六十人則是無故驅之就死雖非以兵刃殺之是亦以暍死殺之不謂之殺不可也先儒有言毋以政專殺人民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齊主無故逸遊置從官於死地此正孟子所謂殺之以政而先儒所謂以政事殺人者也綱目不書暍死而書曰殺變文起義齊主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乎

○秋七月陳敗齊師克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

齊遣萨騫救齊昌出巴勸遇陳將周晃晃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克巴州齊

集覽 晃右迴反 質實 巴地屬江夏郡南齊置南安縣為齊安郡治北齊兼置巴州陳廢後周改置弋州縣屬焉隋廢州郡改縣曰黃岡尋以縣置黃州唐以本蘭縣省入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為黃州府治所仍屬焉勸注見本年齊昌周晃注見南安人山陽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馬頭城名注見晉成帝咸和詳處所廣陵城名注見晉成帝咸

八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

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欽容曰正人豈復過鄉乃復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佼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集覽

萬年縣名屬京兆豎貂漢元帝建昭二年貢實萬年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尉遲運代人齊桓公名小白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詳見左傳管仲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書法

太子納妃不書此其書何著隋簒之始也終綱目書太子納妃三晉賢氏宋江氏周楊氏皆有故者也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太子納妃嘗於晉賈氏見之矣然非有所為則不書也周贇納楊氏特書于冊一以紀贇性質愚下之實一以紀贇后父得政之端耳夫豈無故而書之哉

冬十月齊主殺其侍中張雕崔季舒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為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以報恩論義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貴倖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掌謂珽為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相驚以為大駕畏避南寇則人情必致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鑾遽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未必不反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季舒等六人遂如晉陽胡氏曰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不如是不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

為儒矣

集覽

寵胡何洪珍胡兒也齊主嬖寵之王良之用

纘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曰天下之賤工也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嬖奚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輿嬖奚乘良不可曰吾為之範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注王良謂我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我不能以詭遇為御而順就之

質實

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攻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体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故將卒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之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鄉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秉非臣力也遂克齊昌淮陰朐山濟陰齊南徐州等城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音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陳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於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輼輬車以葬之

質實

肥水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

黃河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龜茲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豫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朐山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郯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八年 齊南郡注見漢景帝三年 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彭城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建康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金陵八公山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輼轀車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齊立婢馮氏爲淑妃

穆后愛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齊主與之譖同生死以爲淑妃

書法 立淑妃不書書馮氏何婢也故特書之立婢爲妃聰立婢樊氏五代乙未年閻主憐立父婢陳氏丙申年閻主紹立父婢李氏過矣立婢爲后甚哉晉愍帝建興四年漢主發明淑妃宮嬪耳何以亦書于冊著其寵愛之私立婢之罪也

陳定州刺史田龍升以江北叛入于齊陳討平之

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於陳安州刺史周炅至是陳徵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陳遣

炅討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質實 定州本漢西陵縣地蜀江夏郡梁置信安縣及北西陽縣尋廢北西陽置定州隋改麻城縣屬黃州後屬永安郡唐復置亭州又析置陽城縣尋省元和初又以麻城省入黃岡後復置屬黃州宋元仍舊 本朝改屬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爲王

書法 書進爵爲王齊公憲書詔某等皆進爵爲王然後爲非譏矣

○二月朔日食○齊朔州行臺高思好舉兵反敗死

思好本高氏養子驍勇得邊鎮人心齊主使嬖臣至州不禮之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 質實 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 陽曲縣名注見秦王政十五年 邑除君側之惡注見漢桓帝延熹八年狼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胡氏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制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集覽

居倚廬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溢米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謂朝莫各用一溢米為粥也於粟米之法一溢蓋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叢子曰兩手掬一手曰溢袒括髮禮記喪大記篇小歛於戶者袒括髮小歛於堂者袒括髮變服袒括髮免于別室注云男子斬衰者袒括髮袒謂左袒自前投於腰之右括髮謂以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帶衰麻衰倉回反衰在胷前衣長六寸傅四寸直心麻謂以麻括髮及為絰帶罔極詩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漢文短喪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以日易月苫塊苫始占反草也稟藁也凶服者以為覆席塊本作凷凷古內反墲也土塊墲也喪大記篇寢苫枕凷賈氏曰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凷者哀親之在土也

質

衛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裴秀杜預也事詳晉武帝泰始七年

實

惑裴杜謂裴秀杜預也

書法

書嘉終喪也自漢文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斅搖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胡氏曰物壞則蟲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攘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況繼以嗣子之狂昏哉集覽邪沴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沴徒典反陵亂也前漢五行志唯金沴水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許慎說文水不利也

書法於是佛教再黜道教三黜矣然魏誅沙門七年而復周廢二教六年而復其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哉

周更鑄五行大布錢

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質實布泉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泉府

周立通道觀

以壹聖賢之教也

書法嘉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故書美之終綱目書觀七詳漢武帝元封二年惟聽訟總明通道非譏辭

秋七月周衛王直反伏誅

周主如雲陽以尉遲運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衛王直積怨憤因周主在外遂帥其黨襲肅章門縱火焚之運取宮中材木牀榻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擊之直乃大敗奔荊州周主罷擒直殺之以運為大將軍

質實雲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奚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疑滯人皆悅服

質實 淮泗二州名淮注見漢平帝元興四年泗注見唐昭宗景福二年

齊殺其南陽王綽

綽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聞之鑠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於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質實

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蠍許謁切釋名云蠍蝎也蟲螫人蟲也短而足多江南舊無蠍唐開元初一主簿以竹筒盛過江始有之俗呼為主簿蟲

書法 南陽殘虐罪人也不書誅且具爵何長鸞誣告殺不以罪也高緯濫殺綱目必斥書齊主此則曷為止書齊罪有分也是故殺趙郡王叡不書主已丑年殺南陽王綽不書主是年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 綽之殘虐不道何為書殺而不去其官綽雖死有餘辜使齊主當鑠詣行在之時即按其罪誅之夫復何說今既宥之而與之殺人為戲又因權倖誣告其反而戮之則是綽雖有罪死非其罪矣是以書法如此

陳太建七年齊武平六年周建德四年 春二月朔日食○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言語澀吶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大臣奏事莫得仰視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盛脩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改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每有災異輒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

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多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彊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蕭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也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徼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眾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勢乃長策遠馭坐自蕪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趨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集

覽 藍纜注見唐儒宗乾符五年襤褸見鬼人能使鬼神形現之人謂巫覡葷也解嚴凡治行李曰辦嚴曰戒嚴此云解嚴謂不果行而進也爾雅曰方舟者併兩舟則此軌亦兩也揭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慽然憂口愁也荀子天下慽慽然恐宗元和十二年於鑠王師遵養注見唐憲時晦通商惠工左傳閔二年衛文公通商惠工解云通商旅以遷其有無惠百工以利其器用道路以目唯以目相盼而已不敢言也

覽實 琵琶樂器名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華林園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頭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漢靈帝建寧二年軹關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廣州注見晉陽一統志云三鵶路名在南陽府城北十里分二路東北帶西而行者謂之三鵶路

中有石山鯉魚山拓禽山即行人來往趨西洛之便商也石川為第一鴉路口分水嶺第二鴉路口今在汝州界者第三鴉路口也并晉二州名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晉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萬春疑是地名未詳處所屯田注見唐高宗龍朔二年蕪并注見唐德宗興元十年倡優即女樂也恥昏麴蘗柳玭書恥嗜麴蘗不成注麴酒媒也蘗牙米范恭曰作酒非麴蘗不成麴多則太苦蘗多則太甘麴蘗得中然後成酒

書法 覘國也終綱目使書留三漢武帝元狩三年任敵是年伊婁謙周辛亥年姚漢英唯任敵不書名辱命也

發明 書周使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而不見所遣及所留之因然未幾周人伐齊遂墟其國始知婁謙乃覘國之人耳高緯無道極意淫侈鄰敵觀釁而動遣使窺覘幸因其徒泄露情實使緯稍有人心則必躍然知懼戒飭邊備擢用人才改絃易轍以為保國之計待敵之防可也既不能然雖復留其使人竟亦何益綱目書婁謙如齊於上而以分注載齊淫亂之蹟於下所以見其迷而不反罟不知悟之意為後戒也然則齊之亡固非周人滅之齊自滅耳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胡氏曰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剗去官任以戒中外恐猶不能絕也今徒費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以敎朴示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姑質實豫州注見齊主實卷永元二年壽陽

書法 晉武帝焚雉頭裘於殿前不書書毋得獻異服而已晉戒成年此其書何迹誠也終綱目書焚錦三是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玄宗開元二年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攻金墉不克而還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韜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

下詔伐齊將出河鎮有人今出師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弦曰齊雖無道藩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斐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斃頹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集覽

乘驛左傳文十六年楚子乘驛之傳致古朔字與乘同又永反遂伯周禮地官遂人主六遂以達于畿中也伯長也汾潞汾州屬太原潞州屬馮平陽水經云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周禮河內曰冀州其浸汾潞中潬城名在河內河陽縣南潬音袒乞伏虜複姓

質實

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河陽縣名注見唐昭宗天祐二年孟縣趙斐天水人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汾潞二州名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不虞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平陰洛口洛水之口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一統志云中潬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今夾灘是也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獨孤永業中山人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傳伏泰安人

書法

齊公憲書侵已丑年此其書伐何於是周主親政齊亂已極矣以有道加無道故書伐

閏月陳敗齊師于呂梁

質實

呂梁山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

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

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渾

質

江總免

○夏六月朔日食○陳太子詹事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官

總集覽　潘陸之華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並少有異才辭藻華麗園綺之實園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之二人也漢高欲易太子太子以書招致四皓遂得不廢亟微行亟去吏反數也張晏曰微行者若微賤之所為

質實　江總陳留考城人湛之子詹事官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七年范泰順陽人

書法　詹事耳何以書亡者總輦也故志之

發明　書江總免而不書免江總者總自以罪免也矣陳主雖能免總而不知總為宮臣既以淨薄斥免則為太子者從可知其子之浮薄亡亦宜哉

齊司徒趙彥深卒

彥深既卒朝貴典機密者惟侍中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

鄉朔州
敕部人

質實　趙彥深南陽宛人斛律孝

周太子贇還長安

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軍還大將軍王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太子後召譯戲狎如初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群臣無異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撻楚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兄豈不堪立邪乃敕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太子畏懼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主以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戚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

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實非所宜後因內宴將帝髮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宇文孝伯曰孰有此言公為誰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孰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懼深自晦匿周主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主以問幾伯下大夫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餘人耳胡氏曰賛之不才高祖知之矣若為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不才餘子又幼弱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弗然之意也吁亦蔽矣

魏恭帝賜今姓苟氏音如

隨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賛實鄭譯榮陽人邕之子賀若弼洛陽人敦之子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

集覽普六茹堅普六茹虜三字姓堅名也本姓楊氏

冬十月周主伐齊取平陽十一月齊主攻之不克十二月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以守周主按而執之

周主謂群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於是自將伐齊先是齊晉州行臺張延儁公直勤敏儲峙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乘悪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西還以避其鋒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

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
京乖王韶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論
周主雖善其言竟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
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外援不至衆皆
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
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
妾軍民婦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平陽
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
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
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
里齊兵陳於城南塹比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
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齊主
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
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
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陳
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
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
半退戰之常體陛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頓
速還安慰之將軍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至尊
宜田齊主將從之穆提婆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

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資械委棄山積安德王延
宗獨全軍而還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遣
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遇於中塗命淑妃著之而後去
周主入平陽既而欲還梁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
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牽周主從之遂帥諸
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
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齊主入晉陽問計於朝臣皆
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速收遺兵背城死戰齊主欲
向北朔州遂奔突厥群臣皆以為不可不從有告阿那
肱謀反者以為妄斬之周師至齊主以安德王延宗為
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兒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
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
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
奔突厥從官多散乃田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
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
有加自是降者相繼胡氏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
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寵
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
孝之過也○并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

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入之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欲遁去諸將亦多勸還宇文祈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振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齊王憲及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克降將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傾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召伊婁謙勞之執高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司馬公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叛臣周高祖不自行戮使謙復怨失政刑矣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非公義也○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并州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宮或謂勱曰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擾并州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恨矣周主出齊宮中珍寶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有差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齊主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華易齊主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集覽】【樓堋】城上樓櫓墻堞也【大家去】句絕大家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禕翟】按周禮王后六服圖有褕衣揄狄闕狄釋云褕當為翬翬即翬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祭先王則后

服樟衣以從之揄當為搖狄當為翟則搖雉其色青也上二翟並刻繪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右從王祭群小祀則服名闕狄或以無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先公之服也闕與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刻繪為雉形不畫之故

之樟子歸及執高遵付謙去年周使伊婁謙聘齊觀豐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遂留謙潛居諧及質

實平陽城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天池莫詳處所唯太原府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蘐京山上有天池方一里餘其水雖旱不涸潦不溢淵深叵測潛通桑乾河未知是否明者察之梁士彥烏氏人高梁橋未詳零陘平唯平陽府絳州城西五十里有高梁縣或疑即此處已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至尊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安德古地名秦為齊郡地漢析置平原郡治平原縣東漢及魏晉俱為平原國後魏改為郡又置安德郡隋置德州復為平原郡唐置德州尋改為平原郡乾元初復為德州治安德縣五代晉移治長河縣宋復移治安德元因之本朝初省安德縣入州尋廢舊治為陵縣城隸濟南府北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廣寧郡名注同上馬邑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京幾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三臺注

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小國凡三國春正月朔

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及恒獲之遂滅齊

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

齊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莫多婁敬顯尉相願謀伏兵斬高阿那肱立太宰廣寧王孝珩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謁阿那肱等曰朝廷不遣孝珩擊賊豈畏孝珩及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及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授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

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欵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傳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馳馬以自隨又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引入訪以齊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乃降周緯留胡太后於齊州敗請出兵不報聞并州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縶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千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解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塋子孫隨蔭叙録田宅沒官者還之指解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詔毀東山南園三臺以其屍木諸物賜民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

三藏慕容複姓

質實

滄州 注見勤代人

熊安生 長樂人 安車 注見

集覽

莫多婁 虜三字姓也 高韓 謂高阿那肱韓長鸞慕容

漢桓帝延熹二年 馬駟 釋名云一乘四馬曰駟又四人共車為駟 濟州 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 高平 青州 注見

漢桓帝永康元年

主矣

書法

名緯何失國且無位也然則位在恒矣其不書齊主何不成恒之為君也蓋恒死社稷則書齊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而況寵榮

發明

三公鼎足承君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而況寵榮無貳又顓國事者乎六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烏有身為大臣國家喪敗又可因而利之者哉高阿那肱迷國誤朝敗不即死反更密召周師約以生致其主是殆鴟鴞之不若耳使周師圍鄴高緯出走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則高周主稍知大義執而戮之布告齊國猶足少伸伐罪之意夫何急近利而忘遠圖受其降而聽其約遂使義聲不昭賊臣反以得志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於此特書齊丞相高阿那肱身為大臣背國賣主緯任用非人自取亡滅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則高周人容納姦回慚於弔伐其義皆見於書法之間矣

綱曰有一事而數義者正謂此也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憲與湝戰破之執湝及孝珩謂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聞其威聲皆望風沮潰匆匆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湝州刺史范陽王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引兵南去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之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傳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千五百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寶寶　信都郡名注見

秦二世二年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范陽郡名注見漢武帝普通六年涿郡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肆州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新興新興郡名注見同上年東雍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集覽

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侯而圜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禮秋官大行人曰春朝諸侯曰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醴米粟芻薪積子賜積以王命致于賓也委猶亭也司儀曰致饔餼注小禮曰饔餼大禮曰殮大禮曰饔餼大行人曰上公之禮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鄭司農云積謂饋之芻米也朝士儀及餼許既及熟曰饔腥曰餼九儐九介禮秋官大行人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蕪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儐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贊致享皆如古禮

曰上公之禮介九人儐者五人侯伯介七人儐者四人子男介五人儐者三人注儐詔告道賓主者也介輔相威儀者也受享於廟朝秋官大行人曰廟中將幣三享注廟受命祖之廟也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鄭玄謂三等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三公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貢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三孤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蔡氏集傳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六鄉書周官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禁司空掌邦土故曰六鄉分職致食勞賓秋官大行人曰上公之禮食禮九舉三問三勞侯伯食禮七舉再問再勞子男食禮五舉壹問壹勞注朝士儀曰食禮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問問不差之凡數不同者皆降殺也食音嗣勞老報反飯扶晚反還贊致享贊賓所執玉帛也以禮飲食謂之享秋官司儀曰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注此六禮者惟享食還賓耳其餘主君親往君如有故不親享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春秋晉公子重耳受飧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也還音旋又音環飲於鴆反食音似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群者不拘此數

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

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必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雖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隔水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授特進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

城不可動遂歛軍而退
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集覽 告身 按唐選舉志親品及
之告身其中有
褒貶訓戒之辭 質實 武鄉縣名注見漢光武
陰縣名注見漢光武
建武十五年平陰 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河

夏四月周主至長安對高緯爲温公

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備大駕布
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爲温公
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
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 集覽 大駕 胡廣
天子出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 漢制度曰
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半之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 凱
樂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凱樂示喜也以人之怒氣釋
焉故也凱本作愷愷禮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
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
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又鑄師曰軍大
獻則鼓其愷樂注獻捷於廟而奏愷樂亦以晉鼓鼓之
又雲笈軒轅紀帝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始作棡鼓曲靈

周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

自是詔誥格式及用
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
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
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已上
唯聽衣綢綿綢綵布圓綾紗絹綌葛布等九種餘悉禁
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司馬公曰周高祖可
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集覽 會義 殿名
也義或作儀 并鄴 并州與鄴都 綢 與紬通大綵繪也 綃
生綵繪 葛布 詩箋云葛所以為絺綌會稽縣東十里有
葛山越絶書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 質實 路寢 注見漢元帝竟寧元年
清廟 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

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玄雲朱鷺等曲謂之凱歌所以揚武德也 質實 獻俘 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伊戹 温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

四年 并鄴 并州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周免齊雜户

初魏虜西帝之人沒為隸户齊氏因之至是悉放為民 質實 西涼州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河西

周獲九尾狐焚之

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録命焚之 質實 九尾狐格

物論狐形似黄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文中記云十歲之狐為美女名山記狐者古先之淫婦也其名曰紫紫化為狐故稱姓自號阿紫說文狐妖獸也鬼所成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白虎通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吳越春秋禹娶塗山乃有白狐九尾而應之

書法 於是狐已死骨爾書焚何予周也綱目於周武多予辭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彦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為沮衆免官

削爵土 管寔 徐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河南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周主殺温公高緯夷其族

周人誣温公高緯與木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辨理高延宗獨據袂泣而不言以楔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仁雅以疾得免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逢首垢面長齊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台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書法 自巳卯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耳反復之理可畏矣哉

發明 禍莫大於殺人之國然有滅之而人悦者惡莫甚於殺人之身亦有殺之而人服者武王伐紂

數其罪而布之天下方且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詞之正氣之直魯無一毫詭秘之術紂雖白焚而死然取其首而垂之太白之旗者皎如也孟子有言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亦以救民水火之中必取其殘而後可豈曰陽予而陰殺之哉高氏在鄴自洋以來世濟凶德民墜塗炭已非一日以武王數紂之罪較之抑又甚矣周王為是興師伐之厥角稽首遂墟其國當是時也數其淫暴之惡誅之境上以謝毒痛之民孰曰不可既俘而歸國爵之五等又誣而殺之果何義哉且夫沉湎肆虐者緯也其族何罪而戮此特慮其為亂盡殲之耳商之孫子其罷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周固未嘗有疑之之意假使果能如武庚之叛要不過汙吾之缺鉞而已豈必逆慮其亂無罪而盡戮之耶周主英果有餘而識量不足故於殲齊之舉率多不義亦不免一傳而滅由其所以取之者非道而守之者固不能久也書周主殺溫公高緯夷其族其惡殆與緯等矣吁惜哉

十一月周討稽胡降之

初周敗齊於晉州齊所棄甲仗稽胡乘間竊之仍立劉蠡升之孫洽鐸為主至是周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多山谷險絕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遂以憲督軍擊洽鐸擒之餘衆皆降

步落稽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晉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周省後宮妃嬪之數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戒之每行兵親在行陳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世婦 記昏義二十七世婦禮天官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注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御妻記昏義八十一御妻禮天官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注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

書法

先是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又戒自妃以下八人而已古今所無有也綱目書出遣宮人九詳唐太宗貞觀二年唯此書省妃嬪之數深美之也

發明 晉武自平吳之後夜宴後庭極意聲色逐至成疾以殞其身今周主自將滅一大國其功百倍群盜賊一匹夫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毀其宮室之壯麗者此書省後宮妃嬪之數其善於保勝如此是豈可以驕矜自滿之君同日語哉書以美之宜也

是月晦日食○周頒刑書要制

發明 昔鄭子產鑄刑書君子非之以為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誠以民可使覬德不可以覬刑故也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自魏晉而下未易多得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泰以篡殺得國至邕雖曰聰明剛果而亦兵戈屢動殺人多矣今又制為刑書盜匹賊隱頃地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道好生之意哉五代周世宗亦號為英主然性好殺戮故天開聖人以承其後二君英威功業大略相似而皆不能久有其國意者徒知所以殺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綱目書周頒刑書要制而紀其嚴酷之法于下則其譏貶之意為可知然則人主欲保有天祿者其必以寬刑為戒寬大為先乎

戊戌

十二月周徙并州軍民四萬户于關中

質實 開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齊范陽王高紹義稱帝于北朔州

高寶寧自黃龍勸進於高紹義紹義稱帝以寶寧為相突厥舉兵耿之福十二年勸進注見唐莊宗同光四年

質實 黃龍府名注見漢高祖天

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贊宣政元年 春二月周上大將軍王軌攻彭城獲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擣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

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擊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第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夾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躡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初陳主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艦用車騎去長就短非我所便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至是陳主謂之曰卿言驗矣即日召蔡景歷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卒

卷也贊曰拔取也索隱曰搴音悤又音蹇方言南方取物曰搴

質實 淮口 淮水之口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清水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清口注同上年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彭汴 清口 清河之口注同上年輜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汴謂汴梁郡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五兵注見太建十四年王軌 太原祁人名玄之孫

集覽 搴旗張晏曰搴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為四脚胡氏曰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周家紗襆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攄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為然哉

書法 此後世襆頭之始嗚呼自有此製以來三代古制遂不可復矣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以鄭譯為內史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侍諸軍驛召冢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仍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年三十六太子即位即逞奢欲魯無威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

淫之超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墓期既促事訖即除太汲汲不從

【質實】寇掠注見

十一年雲陽宮注見

漢文帝三年井泉注見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

【書法】周武之初自養老外綱目無予辭三書侵陳一書殺無罪書逆女突厥書

納后叱奴氏皆護專也親政以來首書毀上善殿繼書獲白鹿書太后姐書廢二敎毀淫祠書立通道觀三書伐齊又書毀宮室之壯麗者書定權衡度量書焚九尾狐書省妃嬪之數其可紀者屢書不一書惟其賢也元魏而後高氏世惡無足道者若周武者其庶幾乎

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爲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元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罕有斥名者其斥名何親叔父也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辨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嘆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

【質實】社稷注見新

莽天鳳元年

【書法】殺斥主多矣徒以望重必圖殺之天理滅矣是故齊主殺樂陵王斥書湛陳文帝天嘉五年周主殺齊王憲斥書贇是年皆以殺君父例斥名之此綱目之特筆也然則彭城王勰亦叔父也不名魏主何勰之死高肇之諧也斥魏主是足以著其罪矣梁武帝天監七年

【發明】人莫親於子而不能知其惡者蔽於愛故也周太子贇之不肖舉朝皆知之周主雖屢訓責然其資品凡下必無肯堂之理果欲為宗社大計要必選建德賢而後可而周主則未能也肉未及寒已肆凶悖齊王賢以季父至親殺之如獵狐兎周氏至此已不可復為矣綱目斥書贇名於殺叔父憲之上方

之魏恪殺繇彼猶制於權臣之手惑於誣告者之言未若周贇之甚者是以書法不同如此嗚呼諸侯不生名戚同姓則名綱目於周主贇見之矣

書擊不當書討

歐考異 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臣子曰攻曰擊據豬胡夷狄紹義敵國宗王當

閏月周立后楊氏○高紹義入幽州周人討之紹義奔突

高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擾范陽迎之紹義還入突厥高寶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擒之紹義奔突厥高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擾和龍

平元年和龍城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龍城

質實 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

書法 梁為陳篡蕭莊稱帝綱目成其為君書梁亡繼絕之義也紹義亦莊比也其年紹義且書討何惡齊也梁為無罪陳篡之不義也齊有大惡周伐之義也一予一奪唯其義而已矣故終其身亦高紹

義也

秋七月周以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考證 楊堅當作后父楊堅○謹按楊堅與新莽無相遠者綱目於莽初見即書曰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周武棄國以堅為上柱國大司馬故當書后父於其姓名之上凡例曰凡以親貴重者書其屬是也王氏得政始於鳳而盛於音極於篡賊之謀楊堅得政踰年而九錫加之何難易久速相懸如此嗚呼漢高并天下文景積德至於武宣皆賢君也天下歸漢久矣故王氏得之也難字文篡魏傳於武帝二十年間無功德及民故楊堅得之也易莽堅同起外戚所遇之時不同爾王執嘗言堅有反相周武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周武若防於微則普六茹之族亦赤矣豈非天命果有在乎然堅得於南北分裂之餘是天欲平一天下也惜其治具不張僅得而遂失之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豈不信然

陳主立方明壇於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班下四方以相警戒

質 楊宇當作后父二字與漢梁商

實 婁湖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 於是叔陵為王官伯及之盟則曷為斥陳主無故而盟其臣陳主之志荒矣故書譏之終綱目是年唐中宗嗣聖十六年

發明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入春秋以來書盟多矣聖人皆未嘗予之今陳宣帝得國已歷十稔一旦忽無故盟其群臣不知所盟者何事夫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或出於事變之不得已兵爭之不能解猶云可也今乃無故要盟而又班戒四方果何義哉故綱目於此不以始興王叔陵盟百官為文而以陳主及其群臣盟為文所以專目陳主而深貶之也春秋之法我所欲曰及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

書法 突厥如齊再書侵此其書寇何惡紹義也故止從恒辭

陳太建十一年周靜帝闡大象元年

考異 按宣政乃周武帝改元宣帝以陳太建十年六月即位仍用武帝年號明年已亥始改天成元年二月傳位太子闡攝唐順宗以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綱目仍於歲首大書二十一年分注順宗皇帝永貞元年即此太建十年歲首分注當曰周宣政元年而太建十一年歲首大書陳太建元年靜帝天成元年闡大象元年

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夏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originally惡乎周主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群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酺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赦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縗踰年即忘哀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襯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入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勤雕為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

即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嘆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鄉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集覽 眚災肆赦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當肆縱而直赦之

輿襯 輿共舉也襯楚鎮反空棺也賈逵曰輿棺從之示其君將受死也

臧洪同死 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比干剖涪亂比干彊諫紂怒見漢後主炎興元年

質實 正武殿未詳處所輿襯注元巖洛陽人

書法 癸未書周頒新律丁亥書周頒刑書於是復書周作刑經聖制十有七年律令三變而用法益深終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四更變之亟未有如周者矣

二月周治洛陽宮

周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四萬人治其宮室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山東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處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內史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頻之儀切諫不聽巖進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閽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周主之為太子也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至是謂宇文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

總管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是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冷將出賜死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胡氏曰宇文孝伯以貴戚之鄉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然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知不難處死之難也使孝伯於齊王憲烏九執之死也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而孝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又贊成之蓋將以自免也魯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於齊王憲烏九執之死也引義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作桓將髭事執因武帝內宴將帝髭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輔拂比我而相之曰輔拂我而相之曰弼荀子臣道篇君雖不安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輔拂之臣國君之寶也

拂讀曰弼 質實 秦州 注見漢光武元年天水

周與突厥和親

突厥佗缽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 質實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趙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

書法 魏以公主嫁突厥則書譏之於是以趙王招女為公主妻之則何以止書和親畧之也突厥強盛周主納其女以譏其和足矣故畧之

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後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群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右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冕正陽宮 樽彝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 珪瓚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質實 楚撻楚謂棲愴苦楚之意撻打也 集覽

發明 北國傳位於子者自高緯敗亡之外其餘凡三于冊魏主弘齊主湛周主贇是也魏欲逍遥

物外齊欲奢淫自恣周欲高自尊大所志雖殊其失則一然未若周之甚者夫堯之則天民無能名文之象天清明其德烏有以天自處而遊戲無常沉湎淫洪尚可謂之天乎贇之狂悖固無足道然天監要自不遠未幾遽殞其身遂至瘖不能言蓋亦天何言哉之報也綱目書贇傳位於子自稱天元皇帝其視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者又過之矣噫

周徙石經還洛陽 贇實 石經注見漢武帝中大同元年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

夏四月周主贇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

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魯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翁何能及遠哉 贇實 隨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夏貶云隨楊堅父忠始封爵邑名及堅為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延作隋以延訓走故也 汝南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羽翮猶言羽翼也

秋七月陳初用大貨六銖錢 貲實 六銖錢隋誌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謠言大貨六銖有類人儀腰哭天子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 ○周主贇立四后

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后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云 集覽 楊氏一本楊作李傳寫誤也

發明 周主何以名是時贇既傳位於子闡若止書周主則不知其孰為贇孰為闡也然則何為不書天元曰天元者贇之所自稱也綱目正名立義烏可聽其以天自命遂從而稱之哉

冬十月周主贇復道佛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

士民縱觀之是復之也 年而有復二教之書宜矣

書法 作二像與並坐耳書復何罪贅也武帝廢二教毀經像是後未有作者始作二像身與並坐令

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廣陵 ○周鑄永通萬國錢

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質實 永通萬國錢後周靜帝時鑄永通萬國徑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肉好又有徑寸二分半重八銖

一當千

書法 吳作當千大錢書當千於是亦一當千則曷為不書非創也貶於其始則其述者畧之可也

十二月周初作乞寒胡戲

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伎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請還乃還御正武殿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

集覽 伎衛注見唐高宗永徽五年伎下外命婦鄭玄曰外命婦者諸臣之妻也內命婦者三夫人已下也乞寒胡戲一曰潑寒胡戲裸身跳走汨泥揮水鼓舞衢路而乞索之

書法 漢武之篇書初作乞寒胡戲至唐猶有觀潑寒胡戲之書唐中宗神龍元年則奇淫之溺人甚矣故書初志之綱目書作戲二舍是無書者矣

周取陳江北地

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山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質實 南北兗晉三州南兗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北兗注見宋武帝大明三年晉注見宋簡文帝太寶元年盱眙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山陽郡名注見宋武帝大明三年陽平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一統志云馬頭郡名劉宋所置陳宋廢之故址在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馬頭山下秦郡名注見太建四年歷陽郡名注見漢成帝河平二年北譙古地名秦為全椒縣屬九江郡漢因之晉屬淮南郡梁於此置北譙州改縣曰北譙北齊改北譙州為臨滁郡後周復改為北譙郡縣屬焉

隋初郡廢改縣曰滁水大業初復為全椒縣屬江都郡唐屬滁州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為滁州治所仍屬馬南梁郡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梁國譙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北徐州注見宋武帝大明五年

書法 不書州郡書地何失其民也於是九郡民皆自拔還江南綱目一字之筆削審矣

陳將軍周法尚叛降于周

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其欲反法尚奔周陳主遣樊猛擊之法尚戰而偽走伏兵邀之猛僅以身免

質實 周法尚汝南安南人吳次子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陳太建十二年 周大象二年 春正月周杞公亮作亂韋孝寬討誅之

周杞公亮與韋孝寬將兵伐陳其子婦尉遲氏有美色入朝天元逼而淫之亮聞之懼還至豫州夜襲孝寬營不克而走孝寬追斬之天元即召其婦入宮拜長貴妃

質實 杞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雍丘豫州

注見齊王寶卷永元二年壽陽

周主贇立五后

周天元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曰帝譽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兔彥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之陳宗廟祭器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令命婦執笏拜天臺者僥伏如男子

集覽 五輅輅通作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何妥 西城人

質實 小宗伯官名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辛彥之欽道人

書法 漢立三后夷也至高緯而立二后非矣於是周主贇又立四后增而至五后焉謂之何哉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

發明 高緯立二后猶且不可況五后乎辛彥之之言可謂明白切當若何妥者真名教之罪人也夫

罽四妃辯二妃必有元妃主婦其內餘皆媵女之數耳烏可以是為比若以四妃二妃並列為正則諸侯一娶九女皆小君乎小人附會曲說取悅一時亦猶漢任芝樂松以文王之囿七十里為對取媚孝靈作畢圭靈昆苑之類是皆誣罔聖言王法之所當誅者臣故因而及之

夏五月周主贊殂隨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

周楊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逼令引訣后毋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不自安嘗私於譯譯曰久願出藩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譯因請令堅行天元從之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素以狡譎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闇幼冲以楊后父堅肯重名遂與譯及御史大夫柳裘韋謇御正下士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合膺重寄公等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堅使邗公楊惠謂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以問德林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堅從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

衛因召公鄉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
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
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為長史劉昉
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内史下大夫高熲明敏有器局
習兵事多計畧堅欲引之遣楊惠諭意熲欣然許之曰
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司録時漢王贊
居禁中劉昉飾美姬以送贊因說之曰大王先帝之弟時
望所歸孺子幼冲豈當大事今群情尚擾宜且歸第待
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華
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
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悦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
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
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
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
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赴鄴陳王純時鎮
齊州堅使門正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徃止傳舍遣人召
純純至彭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
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
書高祖本紀作大前疑初周宣帝即位以堅后父徵拜
上柱國大司馬静帝時轉大前疑漢谷永傳曰四輔既

備成王靡有過事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禮記
前疑後丞注疑擬其前丞承其後邛公楊惠封邛徐廣
曰邛羽俱反周武王子所封邑左傳邛晉應韓武之穆
也括地志云河内野王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邛國城頻
俱永反迥
戶頂反
質實引訣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楊州注見
齊主實卷永元二年壽陽皇甫績安定
朝那人道之子阿衡之任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神器
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趙陳越代滕五國名趙注見漢
景帝三年陳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越注見漢和帝永
元元年代注見秦王政三年滕注見唐懿宗咸通九年
符璽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假黄鉞注見漢後主建興
六年一統志云邛古國名周武王嘗封子於此即左傳
邛晉應韓武之穆也今為邛臺村故城在懷慶府城西
北三十里李德林安平人大冢宰官名注見太建九年
六鄉高熲渤海蓨人賓之子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
年漢國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禁中注見宋孝武帝
大明六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尉遲迥代人鄴
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齊州注見漢景帝三年
崔彭趙郡平棘人士讜子

集覽
大疑隋后父前疑

書法 特筆也於是周主入居天臺因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書曰居東宮何誅意也周主雖幼終不有子乎遂入居之堅欲代周之意可知矣綱目別嫌明微直書罪之

發明 周主以戊戌六月嗣位至是年五月未及丹期以古者三年之喪言之猶在諒闇中耳然其驕淫暴虐人不堪命始類火於其位者是皆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之類也周公作無逸述商三宗及文王享國久長之由比皆本於不遑暇逸至於亦罔或克壽或三四年或五六年或七八年者乃耽樂之君爾天元不道垂及二載不暇觀綱目所載不惟罔或克壽而其國且覆亡之不暇觀綱目所書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召諸王遂長安之語其威靈氣燄已不可嚮邇宇文氏自此滅亡無復遺種然則人主欲永終天祿享國久長者可不以商宗周王為法而以天元之徒為覆轍之鑒乎

周復佛道二教

書法 堅意也堅是求福干譽直書貶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丞相堅堅遣韋孝寬將兵討之

考異 按漢孺子嬰居攝二年書翟義起兵討莽莽遣兵拒擊唐中宗嗣聖元年書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蓋凡舉兵以義則拒之者書擊不書討擾此年後書梁睿擊王謙則此條下討字乃傳誤也

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迥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杨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勞甥任兼將相今欲與鄉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以郎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初天元使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謂左右曰蜀公將有他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遁歸長安堅遣鎮潼關

韋孝寬封鄖鄖音云春秋楚鄖公鍾儀邑地理沿革表今德安府古鄖子國一云在江夏雲杜縣

朝歌 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魏郡 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一統志云鄖春秋時鄖子國名後為楚滅封閼辛為鄖公即此地故址在德安府境內 潼關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書法 書舉兵討罪堅也故迴書官

書爵重予之而堅兵止書擊

發明 楊堅為相未有可誅之罪尉遲迥鄧羌而予之何哉堅在周朝位貶隆重相表奇異人固以大事目之今既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又召諸王還長安則其篡周必矣迥能舉兵討之縱兵敗而死要之為國討賊是固不容不予之也自北史隋史紀傳能書迥舉兵而不能書討堅皆反以堅遣韋孝寬討迥為文至通鑑始變文書迥謀舉兵討堅然亦不免書堅遣將討迥故分注因而述之較之陳壽志三國以毋丘儉諸葛誕等為反者固已逕庭然迥堅互謂之討則其孰是孰非猶未定也今綱目之脩盡正前史之失故上書蜀公迥舉兵討堅特書其爵而下書堅遣韋孝寬擊迥不書其官曰討曰擊名義始定而後是非予奪皆判然明白於書法之間矣噫一字褒貶非深得春秋之旨者孰能修之君子安得不三歎三詠於綱目

周丞相堅殺畢王賢

周雍州牧畢剌王賢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 集覽 畢剌王畢邑名賢所封也在鎬東南杜中剌王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書法 於是賢謀殺堅事洩則何以不書書殺堅志也此謀將得免乎是故畢王賢謀殺堅不書書殺

徵諸王還長安堅固有盡殺諸王之志矣雖徵不書書殺趙王招謀殺堅不書書殺

秋七月突厥執齊高紹義歸之于周

周遣千金公主於突厥遣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紹義至長安徙蜀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賀若誼洛陽人弼之弟

書法 紹義掌書討而削其國矣此其復書齊何終
暴齊之餘孽也以為子其不忘本朝者過矣

發明 齊已滅矣猶書曰齊高紹義何哉紹義固齊之
紹義而非周突厥之紹義也揭國書之亦所以
遂其不忘本
朝之志云爾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應相州

勤迴之弟子也舉兵應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蘸
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申楚
潼兗州蘭陵亦應迴迴遣將取建潞圍恒沂拔曹亳遣
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
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徃布腹心穆使渾
奉貢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鏢金
帶遺堅十三鏢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
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
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

貝趙冀瀛滄 九州名 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魏郡衛黎洛
注見秦王政六年 朝歌黎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 黎陽

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廣平貝注見漢帝玄更始二
年河間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青齊膠光莒 五州名
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齊注見漢景帝三年 濟南按
一統志膠本春秋介國地名漢為黔陬縣地屬琅邪郡
晉屬城陽郡後魏置膠州取境內膠水為名隋直膠西
縣以黔陬縣省入唐省州入高密縣宋置臨海軍金改
為膠西縣屬密州元復置膠州屬益都路 國朝省縣
入州改屬萊州府光注見漢安帝永和二年 東萊莒注
見漢獻帝建安二年 榮申楚潼宛 五州名 榮注見梁武
帝普通六年鄭城申注同上 太清二年義陽楚注見宋
孝武帝大明三年山陽潼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 僮縣
宛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蘭陵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
四年 建潞二州名 建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興潞
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恒沂二州名 恒注見漢光
武建武九年 常山沂注見太建五年北徐 曹亳二州名
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濟陰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五年 譙 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熒斗 帝王世紀曰
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熒斗以火熒之使人舉手輒爛
與妲已為戲今入以伸帛者其遺
意也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周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

貫實 鄖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坐卧側酒酣詔以佩刀刺仌連嗢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仌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季圓逼掌保護之由是得免

八月周丞相堅遣司録高熲監相州諸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銳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

迴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縶則自鄴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命步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堂為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

集覽 永橋城在懷州懷縣今武陟有故懷縣城

武陟縣屬河内郡唐高祖置陟州武德四年州廢後為武陟縣按今懷州古河内也

貫實 武陟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懷沁水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梁士彥烏氏人崔弘度字文忻朔方人崔仲方博陵人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燕易將謂以騎劫代樂毅事在秦王政十八年趙易將謂以趙葱代李牧事在秦

周司馬消難以鄖州降陳

消難舉兵丞相堅遣王誼討之消難遂以九州八鎮降陳陳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陳遣樊毅等應之 質實

為質 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綱質

書法 不書救何拒堅不敵非救周也

發明 消難何以不書救討堅不克而外投他國故不得為叛也

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于蜀丞相堅遣行軍元帥梁睿擊之 質實

益州 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梁睿 安定烏氏人禦之子 ○梁遣使如周 考異

提要此句上有後字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良由親晉挾天子保京都伏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務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 質實 柳莊

河東解人 江陵縣名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表紹汝南人漢末為冀州刺史 劉表 高平人漢末為荊州刺史 王凌 太原人曹魏時假節都督揚州諸葛誕琅邪人曹魏時為揚州都督旋踵 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尉遲迥兵敗自殺

高熲至為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攻熲熲為士徇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旋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

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攡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質實 魏安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墊江軍旋注同上中大通二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書周何迥之舉兵以為周也敗之者孝寬也其以自敗為文何不以逆加順之辭也綱目之惡堅甚矣下書王謙義同

周丞相堅以高熲為司馬

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劉昉鄭譯甚厚言無不從及辭監軍堅始疎之以熲代昉為司馬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懼求解職

司馬消難奔陳周復取鄖州○周丞相堅以其亞子勇為洛州總管

質實 洛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總統舊齊之地

冬十月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周丞相堅殺陳王純○

周王謙敗死○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鄖公韋孝寬卒

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畧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及私室

十二月周丞相堅自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質實 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周隨王堅殺代王達滕王逌

質實 代國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滕國名注見唐懿宗咸通九年

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春二月隋

王堅稱皇帝

庚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郎皇帝位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寶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戚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晒之子也事民而稅之位非徐廣流涕深哀慟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禪位于劉裕廣流涕深哀慟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情類楊彪漢獻帝時楊彪為太尉司空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魏文帝受禪欲以為太尉彪曰彪備位漢三公不能有所損益豈可更贊惟新之政遂固辭

質實 息州注見漢平帝元興四年新息縣

徐廣晉末東莞人楊彪漢末華陰人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唐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晉陽

隋改官名

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於是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高熲為僕射兼納言虞慶則為內史監李德林為內史令

質實 六官注見太建九年

三公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

三師注見漢平帝元始元年

六鄉納言官名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特進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

隋主追尊考為武元帝○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

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外家呂氏素微賤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永吉乃追封外祖為齊郡公以永吉襲爵

帝永康元年

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為晉王俊為齊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嬌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集覽 方輦併兩輦而行

質實 崔長仁博陵人齊郡注見漢桓

質實 介州名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樂平縣名注見宋

文帝元嘉十三年劉鄭詣劉昉鄭譯也

書法 綱目故后書改封二漢黃皇室主周樂平公主皆守節者也故皆書其改號若齊之太原公主

魏孝靜后則創之矣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胡氏曰隋文以書生升李德林此猶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書法 丁酉殺高緯卑其族之報也隋不鑒之而又甚是始書盡滅隋之不永宜哉

發明 昔周以兵定天下然封建後於宋爵以上公觀當時命之之詞所謂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尤欲使之綿延不絕長保其祀古人忠厚之意蓋如此後世篡竊之主既自以傳禪為文徃徃反誅赤前朝之族無復遺種夫奪人土地攘人家國傾人社稷掩其所有以為已物是亦不翅足矣而又盡勦其族使之影滅跡絕湯無炊烟雖自古以兵滅人國者殆不若是之慘禍亂相踵遂以為法應如是豈可以人理論哉綱目於隋書其盡滅宇文氏之族滅而曰盡其惡之之意為如何君子之歎而已於隋主乎何誅

隋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君月餘間將受禪遣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

質實 蘇威京兆武功人 邳州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下邳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韓擒虎為廬州總管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以弼鎮廣陵擒虎守廬江使潛為經畧

質實 吳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東人 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縣名 賀若弼洛陽人 韓擒虎河帝太清二年廬江縣名注見唐懿宗光啓三年廬江廣陵縣名注見梁武

隋以蘇威為納言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

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掌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威與高熲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與謀盧賁劉昉元諧李詢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賓等當死隋主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為民

集覽 諫唐太宗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注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閤進入閤宋太宗淳化三年行入閤儀舊制入閤唯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詮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制也神宗熙寧三年罷入閤儀王珪等言入閤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文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伏於正衙若止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禮經考索曰衙謂正朝也其禮尊閤謂燕見也其禮殺或者不辨而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失其本意矣南山四皓注見漢高帝十年 質實 楊泰華陰人

隱終南山南山注見漢文帝二年四皓注見漢高帝同入商洛山漢高徵之不來共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隋築長城

長城之役汾州胡千餘人亡叛隋主召汾州刺史韋冲問之對曰夷狄反覆由牧宰不稱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隋主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 質實 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

書法 自秦始書長城其後元魏一書東魏一書高齊三書今隋又見書矣終綱目書築長城十詳秦始皇三十三年而隋自是凡四書焉用民如此欲長有天下難矣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

諡曰周靜帝

秋七月隋定服色

初隋詔朝服尚赤戎服尚黃常服通用雜色至是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鑲帶為異

書法 後世人君脏黃始此

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遣兵擊敗之 考異 寇當作侵後開皇三年書寇隋臨洮洮寇幽州並同 考證 寇當作入隋 質實 吐谷渾西域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九月隋以蜀王秀為益州總管○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隋鑄五銖錢 質實 五銖錢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消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集覽 背面肉好漢食貨志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好錢孔也肉柔又反好呼報反

書法 自是終隋世無書改鑄者五銖為輕重之中信矣綱目用五銖無改者二西漢元狩五年以後東漢與隋皆終其世無改者也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君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集覽 醮祭章表也謂奏表於天以達其誠欵 質實 巫蠱注見漢武帝太始三年

發明 凡賣國之人篡君雖賴其用而心皆薄之如隋主之於鄭譯是也然隋主能下詔暴揚其罪謂為不道之臣孰不知篡人之國弒其主而戚其族其為不道當如何耶書曰鄭譯有罪除名譯佐隋得國者也既有罪則隋主從可知矣明於知人暗於知已其隋主之謂乎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

徒刑五自一年至十至五十又制議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額少覓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隋主斂容謝之原所笞者

集覽 臧贖官當之科憂溪筆談曰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謂免官上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一等叙之也一郎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劉行本沛人

質實 梟轘梟古堯反注見晉元帝太興三年

書法 此後世以笞杖流死定罪始此

隋以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開唯工商樂户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謀訟目彥光為着帽餙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鄉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集覽 奏課連為天下最本

武帝元鼎四年課殿著帽餙著陟畧反帽頭衣也餙徐盈反乾饎也本傳作戴帽餙朝集使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

集使

質實 梁彥光豐縣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房恭懿洛陽人三輔注見漢武帝元朔四年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新右內史海州注見秦二世二年鄭

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造像

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象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書法 二教再黜至丹復寫書造像可知矣未聞有賦錢禁隋主之用情異教亦至矣而其應何如哉

發明 隋主以不學得國故其所為大率庸俗猥鄙如聽民出家之類是也梁魏建寺造塔滅亡不暇田其高於梁魏一等矣然身弒國滅佛亦無如之何綱目直書于冊則隋主之為人亦可知已尚何梁魏之足笑哉

突厥佗缽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缽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人共迎立之號沙缽略可汗居都介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沙缽略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缽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缽略勇而得衆此方皆畏附之

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一統志云都介山在靼韃國中突厥可汗常處於此

突厥伐隋隋遣都尉長孫晟如突厥

隋主既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讎沙缽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唆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交突利設處羅侯沙缽略之弟也尤得衆心陰與晟盟晟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使奚

霄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豐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納之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詰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畧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賜矣霄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話之內附又間既行果相猜貳

集覽

突利設處羅侯突利其設之號也設猶言部突厥之俗謂別部典兵者曰設其人名處羅侯首鼠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首鼠兩端右地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左右地兵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又引處羅遣連矣霄矣本號庾莫矣突厥同俗魏書達奚薄矣統矣吐矣四氏皆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矣唐末居陰凉川在幽州之西南霄音習董衝又音先立又即白霄蠻也鐵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強矣乃舉部役屬於霄有東西矣焉遣連者謂引處羅侯遣令與矣霄連結也伊吾道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狼頭纛纛音毒又徒到又毛羽幢也蔡邕曰纛以聲牛尾為之突厥之先為鄰國所滅僅存一兒兵人刖足斷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乃生十男各為一姓唯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於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契丹注見晉

壬寅

安帝義熙二年

質實

長孫晟洛陽人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高寶寧修人

書法

猶夏書冦恒也未有書伐者書伐隋阿痛周之無臣也自堅之篡周之臣子恬然臣之千金公主獨能請於可汗為周復讎綱目予其志義故再書伐此綱目之變例也終綱目外加內得書伐者二是年千金公主以突厥乃劉崇以契丹伐周皆以復讎也

發明

夷狄之於中國未有以伐書者今突厥乃書伐隋何哉隋為不道戕周氏其女有和親於虜者請兵欲為復讎之舉故綱目特書伐隋以遂其不忘宗國之意云爾不然貴華賤夷其肯使左衽之俗得以加乎中國哉書法如此其旨微矣

陳太建十四年

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

叔陵陳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險好發古冢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密圖不軌陳王不豫太子與叔陵及

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劒藥刀斫之中項悶絕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后命召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軹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質實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不軹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東東府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東溪道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東城即東府注同本年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徹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權獨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

晉武帝咸寧四年

質實王韶太原人李雄趙郡人元巖洛陽人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集覽骨鯁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陳遣使請和于隋二月隋師還

陳遣使請和于隋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主乃詔熲等班師

質實班師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夏五月突厥伐隋入長城

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質實平州注見秦始二年一統志云長城在永平府城北七十二里即秦蒙恬所築今因其遺址加脩焉可汗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

一十七年一統志云龍首山在西安府城北一十里首入渭水尾達樊川長六十二里土赤不毛隋以長安城狹小改作新都于龍首山遷焉

冬十二月隋遣兵拒突厥却之

隋太子勇屯兵咸陽震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可汗十餘萬衆遇于周槃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長儒為上柱國時馮昱叱列長叉李崇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入寇武威等七郡六畜咸盡沙缽畧更欲南入達頭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缽畧之子染干詐告沙缽畧曰鐵勒等反

沙缽畧懼引兵還

質實 前吾兵壽王傳註五兵矛戟弓劒戈戮梁傳注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叱列長叉叱列虜複姓長又其名叉初加叉字作又非

四十一年義渠達奚長儒

質實 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武威郡名注見漢高帝五年

宋文帝元嘉七年

質實 九年弘化郡名注同上

隋罷江陵總管

隋主既立待梁主恩禮彌厚納其女為晉王妃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質實 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正月陳以長沙王叔堅為江州刺史

初陳主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陳主忌之尚書孔範舍人施文慶日求其短構之陳主乃出叔堅刺江州

質實 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潯陽

孔範會稽人

二月朔日食○陳以毛喜爲永嘉内史

陳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陳主欲用侍中毛喜爲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陳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宫臣陛下寧忘之邪陳主乃止尋以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喜時山陵初畢喜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稜出省中陳主醒謂吏部尚書江總曰彼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爲耳欲殺之不果以爲永嘉内史 質實 司馬申 河内人 僕射 官名注見 集覽 減後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高宗 永嘉 郡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三月隋遷于新都○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二丈周末權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集覽 減後

者歲爲二十日先是每歲十二番今減爲二十日後 質實 權 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高宗 陳宣帝廟號 鹽池 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 鹽井 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三年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質實 牛弘 安定人

書法 自漢成河平三年求遺書至元魏丹見於是三見惜乎見於賦頌寫書之後也

考證 寇當作入 質實 臨洮 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隋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入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屬輕重爲國安危朕以厚斂毛庶多惠豺狼未堂威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遠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入道出塞擊之與沙缽畧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

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汝駱潛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梁武帝普通五年李充成紀人四年陰壽武威人盧龍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和龍城名注見晉帝紀

書法 突厥書伐隋矣隋亦書伐何蓋存中國也再書伐隋既足示復讎之義矣以首加足不可以言侵也

陳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納

書法 弗納叛臣盛節也自綱目以來於是始見繼是凡三書之蓋隋文於此有過人者矣書隋上子之也

發明 治天下國家者不患土地之不廣而惟患信義之不立自南北分裂招降納叛互相傾奪然終

質實 郢州建興七年武昌

注見漢後主

質實 白道泉名注見

無益於勝敗之數徒負不義之名而已且吾有臣而叛降於敵吾之所深惡也人有臣而叛降於我我乃納而寵之可乎隋惟有見於此故於郢州之降拒而弗納況陳人近方遣使請和今豈以一城之故輕棄鄰好而啓兵爭之禍哉此隋主不納郢州之叛綱目所以特書而予之也後書夏侯苗亦然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質實 隋上漏圈子

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禄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質實 光禄官名戰掌食科注見漢元帝初元四年衛尉官名戰掌軍衛器仗注見唐高祖武德元年鴻臚官名戰掌賓客注同上年事物紀原云都水臺漢武帝元鼎二年始置水衡初秦有都水丞於是水衡方有都水帝置都水謂之都水臺隋文帝仁壽元年始改為監

書法 此六部之名始見于此

五月隋總管竇榮定與突厥戰于涼州突厥請盟而還

隋泰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阿波屢敗前上大將軍史萬歲坐事配敦煌詣軍門請自效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卜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盡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請盟而去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滅比牙矣阿波自度能禦之乎又謂其使曰不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滅比牙矣阿波自度能禦之乎又謂其使曰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隨晟入朝沙缽畧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來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缽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缽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缽畧從弟地勒察別統郡落亦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集覽 北牙 阿波可汗居北面故曰北牙 貪汗 史萬歲 敦煌郡名 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桃戰 注見漢王邑四年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戰死 考證 寇當作入隋

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羌願不可守軍士苦飢死暑盡突厥諭之使降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而死

質實 李崇陀西成紀人穆之子 沙城 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

書法 突厥再書伐隋矣此書寇何盟而復背也李崇之處死審矣曷為不書死之書戰死惜之也崇嘗欲從尉遲迥矣而不果使其死於此時綱目必以死節予之矣書曰隋總管李崇惜乎不為周死而死於隋也

發明 前日突厥兩書伐隋者因復讎之請伸臣子之志也今日突厥書寇幽州者正夷夏之分存中國之体也亦各求其實而已耳

秋八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陳以長沙王叔堅為

司空

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 質實 長沙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為州 質實 租調注見晉惠帝永熙元年

十二月陳司空長沙王叔堅免

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為猷媚諂以求福陳主召將殺之叔堅對曰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乃赦免官 集覽 必見叔陵去年叔陵弒帝時帝得叔堅救之故云及此

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既頒律令蘇威屢欲有所更易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令既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集覽 定留

發明 隋文以法律治天下前日得國之初首行新律今又更定律令置博士官則當時之所崇尚者從可知矣考之分注雖曰除減死刑務從簡要然而律博士之設子弟負之豈是豈仁民之意哉昔劉向有言有司請定法則則筆則筆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向之所言其殆隋主之謂乎直筆書之其義自見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二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賈]逾反謂彼此互相灌注互相輸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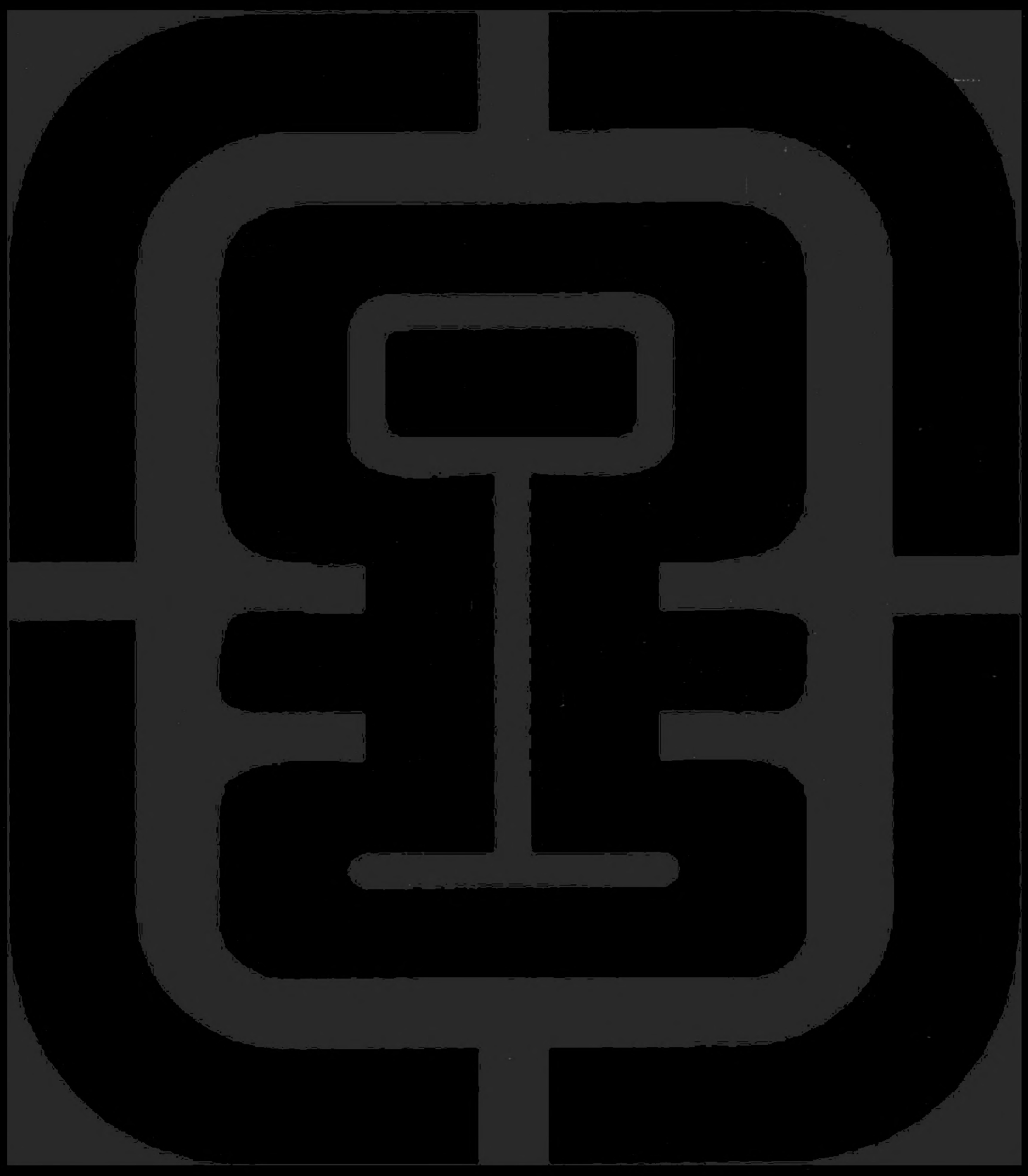
[衛沐]二州名衛注見秦王二十九年大衆一統志云黎陽倉在大名府濬縣東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及隋亂李密襲倉以賑兵民唐宋皆復其制漕河北糧儲以餉京師自政和後河易故道始廢[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汾晉]二州名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晉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蒲陝]二州名蒲注見周赧王十二年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集覽]轉相灌輸[正義曰]轉陟兗反灌音館輸式朱反

隋杞州刺史和干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下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下子竟免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晓諭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猶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惮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徼之物一日之內酬

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真上國之寶也彧又奏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然燈遊戲竭貲破產競此日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集覽]刺舉刺七賜反譏也如以鍼刺疾之舉劾也盡室并孥通作帑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氏曰今經典通為妻帑字中庸注古者謂子孫曰帑左傳注杜預曰妻子也[賈]柳彧河東解人[杞州]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雍丘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五終